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

紀年

章宗皇帝中

承安四年時宋慶元五年也二月詔建太學於京

建寧城之南總爲屋七十有五區西序置古今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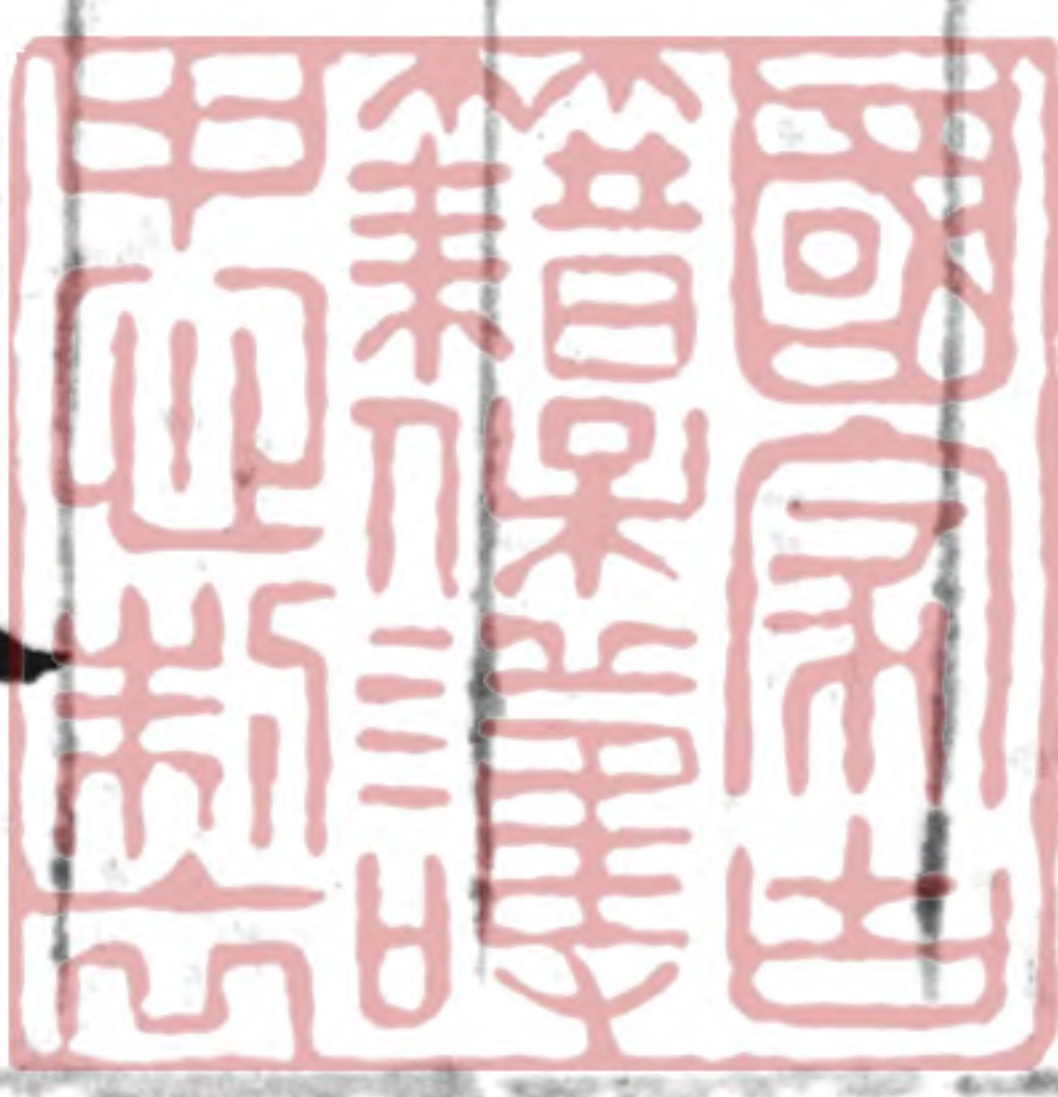
籍秘省新所賜書東序置三代鼎彝俎豆敦

盤尊壘及春秋釋奠合用祭器於是行禮于

辟雍祀先師孔子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

者居之公卿以下子孫並入學受業每季臨

觀課其優劣學徒甚盛諸生獻詩訟及賦者



四百人國主博學工詩曾於雲龍川泰和殿賞
詩牡丹詠詩時五月初也詩云洛陽穀雨紅千
葉嶺外朱明玉一枝地力發生雖有異天工造
物本無私 先皇顯宗亦嗜酒曾於世宗朝右
相石琚生日賜以一詩云黃閣今姚宋青宮舊
綺園繡絺歸里社冠蓋畫都門善訓懷師席深
仁寄壽尊所期河潤溥餘福被元元又次高駢
風箏韻云心與寥寥大古通手隨輕籟入天風
山長水闊尋無處聲在亂雲空碧中皆得詩人
風騷之旨也 九月太后趙氏薨太后寢疾時

太后遺
語建寺

主入白起居宸妃亦至后曰我有一心願未

遂宸妃能成我意乎我家三四百口爲煬王所
殺叢家在和龍我欲創一寺在彼以追薦真福
歲時奠享我不敢費公錢我自有錢七萬可以
辦汝但說與皇帝要時時省得我死瞑目矣越
旬太后薨宸妃以其遺留分與中外姻親及諸
趙女之在京遠近者以手詔下和龍府起大明
寺造九級浮圖遣太后殿內侍候行往監造務
連佛寺
造浮屠極壯麗且度僧三萬人施以度牒時征行
調發民方厭苦聞有度僧之命遠近奔就遂及

度僧三萬五萬人於寺傍建八寺以處之右諫議胡列
壁諫不省時國兵屢敗愛王處和龍以北凡國
家始興之地皆失之主見兵革未已心亦憂之
宸妃及諸御女多勸以酒嘗乘小馬命宮人携
酒殺鼓樂徧趨池館意之所悅必留飲至夜嘗
一日謂魯王琚曰蹈叔父子如此做者必衆人
多勸我莫與汝等語琚泣曰兄弟不信尚誰信
耶周公誅管蔡封康叔豈可以一槩疑之由是
諸王皆緘默如癡風馬承安五年時宋慶元六年也
唐自愛王叛後北兵連年深入加以荒旱所在

盜發嘗遣秘書監虞世奕說愛王以世襲王封

大率軍過波斯竟不得要約而還 是年大軍大舉深入

至斯波川驅兵十日以俟河冰合和龍帥完顏

大康集兵禦之於東津大軍長驅而前愛王之

兵在後太康令人椎冰伐柴薪燒川燎于岸刻

木爲舟中積熾炭冰不能合大軍在對岸愛王

兵與之合自君子津濟 十二月丁酉陷大都

城圍和龍太康之兵皆潰其子根在城中與同

知章去疾極力城禦大軍攻之凡十七日陷大

城去疾退守子城大軍拆民屋爲層樓用牛車

挽橋梁石裝砲當之者糜碎二十九日和龍陷
遂取東灤平三州余崇義遣樞密官屬同立好
古載金玉美女自山後出居燈嶺踰大漢涉東
韓白龍城使蒙國蒙人聞使至甚喜好古因說
之襲草地可以大獲蒙人從之次年三月蒙兵
蒙兵犯北部犯北部敗其衆於骨丘追襲餘兵徑至楊
割城憂國然言之非時不足加罪主曰卿等常
自爲一黨以非我耶自是多以暑熱不視朝日
夕與宸妃及諸內侍爲長夜飲詔太興府擇民
間女子十三以上三百人有姿色黠慧者進入

禁中教爲酒令及勅市肆歌勸大興尹完顏天
穆奏稱天旱正屬禱祈索女恐招怨詈且非敬
天修德之事翌日有旨降秩罷知耀州

癸亥 泰和三年

時宋嘉泰三年也

是時宸妃嬖幸用事

長妃裁

大軍士軍中奏報悉令宸妃裁決宸妃見有急切多

屏不奏問有少捷則以示主且喜且笑會寧陷
失平灤破壞主皆不知也一日謝世雲完顏世
卿奏言之主始駭然顧問內侍直李汝回曰汝
輩更不說耶汝回曰章䟽在宸妃處臣等何由
得見世卿曰太宗討趙氏之罪凡携其三千口

來今日亂國家皆是其女孽此天也世雲曰亂
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信哉
甲子泰和四年時宋嘉泰四年也三月中天以北其色殷

天地紅
色如血

紅如血司天官奏曰十年復主天下大亂主

怒曰如此全盛豈十年能亂之乎六月愛王

發疾卒其子雄三大王立大將共戍其國且約

以進兵雄以持父喪辟大將怒遣其掌文官顏

愛王飛責讓之初愛王定約以國家初起之地及

故遼封疆自溝內以北歸之於北溝南則爲已

有累歲結謀用兵愛王無分毫得也至是使來

責之雄畏懼而從十二月葬父愛王于冷山遂
進兵

聞之始懼亟回師大興以北千里蕭條耕桑俱廢加以旱曠民不聊生是年宋遣戶部郎中趙善義來賀生辰未幾又遣都官郎中吳旰爲孝宗太上后崩告哀使善義還至雍丘因與本國人爭下車子處忽謂之曰爾方爲北國所擾何暇與我交莫待要南朝起兵夾攻耶其下共調護之伴使乃不爭翌日伴使謂趙曰昨日國信尚書所言某等歸上頭莫須奏過否趙皇恐以醉爲辭具謝之事聞趙遂坐奉使生事免官旰之使也善慶未還國中以奉使驟來疑偵

其國中事盱之盱眙未即納陰遣人至臨安伺
之得其實而歸乃遣使來迓盱入境與趙遇于
塗兩使分道而過各不相聞但私以片紙往來
而已 秋宋光宗崩

辛酉 郡牧使叛 泰和元年

時宋寧宗嘉泰元年也

是年有郡牧使

耶律德壽叛聚兵數萬以羊尾爲大師主拜十
一騎爲元帥馬紇石烈善樂爲招討使將兵三
十萬以擊之誅德壽羊尾遂追其餘衆至草地
凡六十日而歸 冬浚界壕深廣石三丈東接
高麗西達夏境列屯戍兵數千里防其復至

泰和二年

宋嘉泰二年也

五月國主大宴於西涼

觀鄂王資起白主曰天時人事不順如此日已
晡恐勞聖躬請駕輿主曰方與諸王公樂飲何
勞耶資位曰國兵屢敗邊地蕭條兩河盜起北
鄂王直 諫兵雖退差涼復來豈是樂飲時也主曰我嘗
畏與公等相見偏說撓人心懷事資遂請退不
許且曰王欲飲酖耶侍郎李西華前曰資是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一

紀年

章宗皇帝下

五泰和五年時宋寧宗開禧元年也正月完

金兵與天軍戰于北陝

顏天穆將兵五萬人與大軍戰於北陝

口自辰至酉國兵疲敵益添生兵國兵不敵天

穆率麾下在前殊死戰及暮勝負未決收兵退

時天寒甚大軍彌漫山谷詰朝萬眾壓壘矢石

如雨天穆命以刀車衝之隨開隨合日晚皆飢

渴兵遂潰天穆傷甚左右欲載以馬與先奔天

稷

不可吾曾大父為開國功臣吾為子孫不能

天稷死何面目見宗廟乎奮劍大呼瘡裂而死大軍

完顏天與聞其兄死憤甚持兵禦之於舊

皮象馬居中者直前以槊刺之不勝而死蒲伏

虎烏倫大漠收衆天都山兵不甚敗至二月大

軍退既出境三日平州有警報蒲伏虎自平朔

引兵晝夜行至平州而大隊已去三月陷未波

城出白道敗統軍兵殺二成將及千戶賀拔禾

嵐代等州地震四月自飛狐道回河東嵐代州皆震

韓伯憲

陳言

五月初書監起居舍人韓伯憲上言上國

之兵以生陷為糧戰陣之間不患飢渴則戰有

餘力我兵與角力不暇則飢渴交迫易至疲憊

以此較之野戰非所長臣乙於幽燕以北及敵

人經由之地控扼險要不必與戰則其勢自沮

兼牛馬橐駝之類並皆收牧置之城內彼無所

遣使督築城掠則將自食其所有餘崇義亦然之遣使

者督兵築城時歲飢耕獵皆廢河北河南山東

歲飢盜起之民貧悴飢疫無力以耕寇盜蜂起沿邊及

遼西為大軍攻陷至此又築城遣調役及老弱

婦人京畿之民素不習勞大興府及上京路帥
守皆榜諭敵若深入民皆不保與其死於干戈
之慘曷若勞苦於城郭之間民始遣隊伍至八
月末築古比口東陞二城樓櫓末備而遊騎駸
大軍分駸來矣十一月大軍分兩道入一自白
檀一自靡陂奏至主集群臣議之秘省及諸省
官皆請迂都以避難聶希右正色言曰此策之
下者未可議徐王律明充王天驥曰兵已遠來
而此間徒聚議何益獨不見南宋宣和靖康之
事乎請自前往議之翌日以律明為河東道統

兵監軍律明至軍率衆鑿溝引白溝及白檀河

以自固大軍至求傍睥睨越三日風緊雪飛及

曉冰厚吾大餘兵悉渡乃以炬火鎔冰撤壘屋

律明敗竹本茅等盡燒於冰上其衆騰躍國兵大敗

律明等以身免夜入長秦城會國中遣竇永固

來援律明天驥遣報令依山入城且報慶州令

大軍歸監守大軍聞西夏之警乃回師

丙寅泰和六年時宋開禧二年也正月詔求直

言權參政蒲察兀魯條陳備大軍六事詔付省

院詳酌施行四月南宋遣鎮江都統制陳孝

宋取泗州廣取泗州又取虹縣統領許進取新息縣孫成取襄信縣王大節為江州都統引兵取蔡州不克而潰主得汴京留守完顏童奏晨起謂大臣曰南兵敢來可謂伐國無人知樞密院余崇義曰陛下有天下之全豈偏方可比但近年不務勤儉天災流行民窮國困南兵亦且來向此不足慮但恐秋冬之間大軍必將復動西夏窺陝四國皆驚此可憂耳主曰君勿他言我問南方事宜急圖之

自隆興甲申宋朝與金人再和還開禧丙寅

九四十三年是年五月丙戌宋寧宗內批北虜再讎有稽報復爰遵先志決策討除宜盼詔旨明示海內翌日下北伐之詔

五月遣平章事僕散揆為宣撫使駐開封宋鎮江都統戚拱遣人結連水縣弓手李全焚我連

宋師攻唐宿等州皆敗績

水縣皇甫斌引兵攻我唐州敗焉池州

副都統郭倬馬軍行司李汝翼會兵攻我宿州亦敗績倬等還至蘄縣國兵圍之倬執馬軍司統制以與國兵乃得免六月宋李爽以建康都統侵壽州敗績田林以建康副都統取壽春

宋吳曦獻地求封

府

宋叛臣吳曦遣其客姚淮源來獻關

外四州之地求封為蜀王主賜以金印詔封為

起河南河北民兵

蜀王

十一月起民兵於河南十萬入淮

十萬入荆襄又起河北十萬戍居庸關及韓水

大鷄川以防北邊內外騷動民聚為寇始益衆

矣國兵自清河口渡淮宋守將郭超失利遂

進圍楚州偏師趨棗陽軍又圍廬州宋將田琳

全師渡淮陷昭信等州

拒我師八日圍解又圍和州陷信陽軍

圍襄陽府又陷隨州宋守將適州人具香花迎

拜斂兵不殺遂之德安攻貞州於是濠梁安豐

及並邊諸戍皆為國兵所陷又陷西和州

十二月圍德安府為守將李師尹所陷成州守

臣辛禎之遁攻六合縣遇宋師于胥浦搗宋師

大敗宋將郭侃奔揚州走瓜洲渡遣使吳端

持詔印受宋吳曦于置口曦自置口歸興州以

吳曦稱蜀王

本國之命稱蜀王

國兵自淮南退師

是月壬申夜興州天赤如血照地如晝自月

初有兩日相摩於初晴之時至是復有此異

丁卯

泰和七年時宋開禧三年也

春宋遣軒軺

宋遣使議和

小吏王文持書幣來行省完顏弼右副元

帥紇石烈子寧皆有和意 五月宋遣使方信
孺來以通謝國信參議和好 六月宋再遣林
拱辰來使林如虎副之先是信孺往河南行省
求和元帥僕散揆許納南使且禮遣之信孺既
得揆復諭之曰已奏朝廷更得安宣撫一書與
西元帥乃善宋朝諭旨安丙作書如所云且餉
以藥物縑帛西帥啓緘却餽而令鳳翔路都統
使完顏昱作書以遺之大畧云當聽命于行省
宋誅而已是時吳曦來附南宋誅之所獻四州旋
吳曦
宋遣為宋人所取 南宋遣三使來一通謝一告
三使

袁一賀生辰通謝使者林拱辰是也國中遣牙
使宣諭曰皇帝聖旨南使中惟李壁吳瑄朱致
知李大性四人言語可信當遣來議事今所遣
索宋小使且還 時國所索於宋者五事一割兩
五事淮二增歲幣三擣軍金帛四取陷沒及歸正人
五取韓侂胄首級侂胄聞之大怒復有用兵意
宋誅
侂胄十二月宋遣許奕吳衡來使時已誅侂胄矣
是年十二月乙亥殛殺侂胄于玉律園側
戊辰泰和八年時宋寧宗嘉定元年也 春宋梟
宋梟侂胄首韓侂胄首於兩淮仍遣使謝奕來克通
於兩淮

謝使并言開禧權臣授首故也上遣諭成使完顏侃喬宇使于宋和議始成以大散關及濠州歸于宋五月甲子大白經天西夏遣使求援於我先是泰和六年帝大發兵侵西北諸紮生蕃也鄰接北邊號曰驍騎有衆三萬盡數起發侵江南次年罷兵和好如初諸紮還歸因賞不均皆叛北歸大學生李藻上書言宮中事主大怒勅斷一百午逢辰白綸田廣明者亦上書勸北伐主以為擅欲興師規圖進府皆杖一百四大學生李藻家亡北地四人挈其家亡之北地相與獻謀又有

諸紮輸其力於是大軍益銳恐西夏議其後乃大舉兵攻之至是西夏遣使求援主不應其臣僚諫曰西夏既亡必來加我不如與西夏首尾夾攻可以進取而退守主曰敵人相攻中國之章宗福吾何患焉不聽崩十一月上崩在位二十一年

章宗性好儒術卽位數年後興建大學儒風盛行學士院選五六人充院官欲經論道吟哦自適群臣中有詩文稍工者必籍記姓名擢居要地庶幾文物彬彬矣惜共十年以後極意聲色

之娛內外嗷嗷機事俱廢間出視朝不過頃暫
回宮與鄭宸妃李才人穆昭儀並馬進後苑因
留宴俟月上奏鼓吹而歸以是為常張天貴江
淵等用事聾鼓昏荒朝中陳奏便宜多不經主
省覽愛王叛於內邊釁開於外盜賊公行克斥
道路邊疆多事兵連禍結矣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一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二
紀年

東海郡侯上

東海郡侯名允濟世宗第七子也允濟在章宗
朝封衛王為奉聖軍節度使又權參知政事行
省事於河北章宗崩無子而世宗之諸子惟允
濟在章宗所嬖內侍李廣門者傳遺詔與尚書
右丞撒罕共立之十一月丙寅允濟即皇帝位
拜撒罕大師領三省事封申王 詔群臣先緣
事故罷者悉復叙用之其見居官者普增爵位

各有差 詔比邊連年用兵肝腦塗地貧人困
詔賑恤貧人 悴言之惻然可令所在官司存問賑恤
已巳 大安元年 時宋嘉定二年也 正月改元大赦天下

二月國王親祈天告祖宗之靈而誓衆統欲北
征聽群臣之誅而正敵人聞主新立而喜曰彼
老懦無能為不足畏也遂使決意南侵 是月

下詔求言 熒惑入大微垣 犯左執法 七月丙申詔百辟求言

是歲不稔自四月至六月不雨內出寶器及圖
書文畫付雜買場賣又諭民納粟補官特州郡
無富室迄無應命薄聞西夏及北方稻麥皆熟

時陝西差稔河南高田種不入土獨齊魯之間
田差有秋

庚午 大安二年 時宋嘉定二年也 二月詔河東河北公

邊募飢民脩水利令所在官司任責三月詔內
詔陳禦敵之策 外百官條陳禦敵之策又詔去歲荒歉所

在流民失業在處閑由曠土甚多官為給其種
糧貸以牛力候歲有成官司量與收入 六月
丁巳朔日有食之

辛未 大安三年 時宋嘉定四年也 春禮部兼大常卿杜

世昌奏請郊天地用周禮春秋祈穀之制張慶

之以為不可世昌曰朝廷閔雨徧走群望今種
多不入土若一歲得稔便可少安不告之天將
安禱也眾以為然且用春秋龍見而雩之說主
郊祀親祀南郊與地祇合祭先一日祭大廟于大
興殿祕監邵文虎奏乞州縣立力田科初遣使
行諸路觀田之懇廢以為守令殿最是春西
夏始為大軍所攻遣使求援國主新立不能救
大軍至興靈而反夏人恨之時金國亦為所擾
西夏廢元光定勢益衰夏人恨之遂叛乃改元光定是
時大朝國勢益強但居其故地於燕雲置行省

命其大臣領之所謂大師國王也 韃靼之先

與女貞同類蓋皆韃靼之後也其國在元魏齊

周之時稱勿吉至隋稱靺鞨地直長安東北六

十里東瀕海離為數十部有黑水白山等名白

山本臣高麗唐滅高麗其遺人進入渤海惟黑

水完疆及渤海盛靺鞨皆役屬之後為奚契丹

所攻部族分散其居混同江之上初名曰女貞

混同江節鴨綠水之源蓋古肅慎之地也乃黑水遺種其居陰山者自號為韃

靼唐末五代當通中國宋初各再入貢韃靼之

人皆勇悍善戰其近漢地者謂之熟韃靼尚能

種林捺以平底瓦釜煮而食之其遠者謂之生
韃韃止以豺獾為生無器甲天用骨鏃而已蓋
以地不產鉄故也契丹雖通其和市而鉄禁甚
嚴及金人得河東廢夾錫錢執劉豫又廢鉄錢
由是秦普鉄錢皆歸韃韃得之遂大作軍器而
國以益強方金國盛時韃韃歲時入貢衛王既
立韃韃主咸沒貞始稱

成吉思皇帝
帝稱帝

成吉思皇帝山東兩河皆為大朝收附矣

又有滕骨國者在女貞之東北唐謂之蒙兀
部金國謂之蒙兀亦謂之萌骨人不火食夜中

能視以鮫魚皮為甲可捍流矢自天眷年間

采紹興初

始叛都元帥宗弼

即兀本所謂
四天子者

用兵連年卒不能討

但分兵據守要害反厚賂之其國亦自稱祖元

皇帝時為邊患每遣使以子女玉帛厚賂其國

稱帝則敵為內顧而回師蒙人稱帝既侵金國得

契丹漢兒婦女而妻妾之自是生子全不類蒙

人漸有火食至是大朝乃自號大蒙古國然二

國居東西兩方相望凡數千里不知何以合為

一名蓋金國盛時置東北招討司以捍禦萌骨

高麗西南招討司以統隸北方西夏蒙骨所據

蓋金主太宗創業時地二十七團寨而北方之境東接臨潢府西與夏國隣南距靜州北抵大
人國今盡為大朝所有矣 又先有隣於金界
者其酋封北平主被殺其弟繼立其子白廝波
方二歲大金取歸國中養于黑水千戶家章宗
泰和七年丁卯宋開禧三年春北平主之弟環州進貢
金國乘其無備醉而殺之復立白廝波為王朱通監云
韃靼有黑白之分此白韃靼也遣還國始白廝波在黑水千戶家見
白廝波其女悅之至是欲取為妻國中不從白廝
怨叛波怨怒叛歸黑韃靼以此益強漸併諸族地遂

起兵攻河西下數年河西州郡悉為所破又獲
夏國僞公主而去夏人反臣事之 七月壬戌
大白經天十八日大軍自和龍進直趨山後與
大軍至國兵戰于灰河凡三日勝負未分大軍三
山後千騎馳突衝擊國兵亂大軍乘之主急命西京
留守紇石烈執中領軍迎戰于大勝甸執中者
老将也知兵善戰自主立心常不服至是不肯
力戰其下觀望遂大敗執中以百騎奔還上怒
罷之大軍至屏口國兵及敗 九月十四日
大朝軍攻奉聖州攻奉聖州後二日城破進軍野狐嶺上遣

平章軍國獨吉毛吃荅同烏林荅將兵以禦之
相遇於野狐嶺下吃荅按兵不戰日將夕今諸
軍下寨大軍乘國兵不備出谷衝突又調一軍
轉出其後國兵覆背受敵大恐潰散大軍逐之
遂大敗死者蔽野塞川 十月大軍至普山縣
距燕京百八十里主遣殿前點檢完顏七斤統
兵數萬出城戰七斤又敗 十一月己酉朔日
大軍至昌平縣有食 十二月一日大軍至昌平時南宋
遣使余礫來賀正道不通而還聶希古奏請大
興尹烏陵用章榜諭居民使自為計城內外亂

甚老弱奔號少尹張天和奏請京城一十八門
隨方便自門以出凡永順東義寧化新興等縣
皆有城壁許其容受民皆飢凍死者相望翌早
諫議俞昌世請避敵高睿年曰事已至此惟有
死守萬一足離京城敵隨後至豈容我有駐足
之所 初忠獻王罕之有志於都燕因遼人宮
闕於內外城築四城每城各三里先後各一門
樓櫓城塹悉如邊城每城之內立教倉甲仗庫
各穿復道與內城通時陳王兀室及韓常笑其
過計忠獻王曰百年間當以吾言為信及海陵

煬王定都既營宮室欲徹其城翟天祺曰忠獻王是開國社稷元勳措置必有說乃止及是命京城富室迁入東子城百官屬入南子城宗室保西城戚里保北城各分守兵二萬凡市廛小民聽其奔避初七日遊騎至城下完顏天驥遣中將金突通奔馳凡殺三千許人去大興門望見煙塵漲天鼓聲震地遂急奔回是晚大軍營於城下大興尹烏陵用章分命京畿諸將毀在城橋梁瓦石悉運入四城往來以舟渡運不及者投之於水拆近城民屋為薪納之城中凡城

市有儲蓄縱其搬運入子城內不許閉完顏天

驥欲以兵劫其寨律明曰不可二人與聶希古

大軍攻南順門建巷戰計十一日大軍攻南順門天驥設

拒馬于南柳街縱其入日已半黑以槩禦之以

拒馬內且縱火燒兩行民屋街狹屋倒大軍死

傷甚衆退屯于南順門不退俟火息乃退天驥

力戰而死律明入守內駕自巡城勞軍十四日

大軍攻內東城大軍攻內東城以民屋為樓與城上相敵

隨毀隨立城中發大砲擊之金吾衛將軍邵邕

戰死二十三日大軍攻內城四城兵皆迭自城

金出使
請和

上擊之敵稍失勢二十八日遣東安王出使請和且以宮主為婚許之且曰婚待別日只是大軍至此豈得更無犒勞欲得駱駝三萬匹牛羊各五萬疋東安王曰此非使人所得專當奏之皇帝及晚入禁城以木舁懸入主命議之於明堂殿翰林學士張興之曰不可彼方乏食因我請和復得六畜以為食將留攻不去獨不見侯景運石頭米之事乎因命人取通鑑以呈聶希古曰不可無以塞其意主曰惟有余繒錦帛可耳翌早凡懸三百囊及東安王復出大軍

大怒舉繒帛焚之欲烹東安王已而有勸止之者至午攻內城轉急發火砲擊碎西承天門樓又疊木於下復欲沃水為水完顏律明命城上縛火炬數百薰炙於上且發礮木拒之夜遣百戶數十人劫大軍寨殺傷甚衆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三

紀年

東海郡侯下

重慶元年時宋嘉定五年也 正月三日河東

遣使滕骨求援

總管統軍完顏及高陽帥遣賁興各將兵

入援至易州完顏及又遣人使于滕骨俾襲其國大軍竟不得志亦欲請和乃許以羊一萬又請止援兵之來高者年曰此不可忠獻王及翰离太子嘗以此術誤南宋矣國家自嘗爲之豈可復墮其計乃報以援兵之來此不及知會被

掠人將軍穆思順乘間走至賁興軍言狀賁與
穆思順皆速進兵阻易水之上十一日大軍退
取興中路歸賁興等追之敗其後軍十五日內
城及四子城開完顏及等見主大哭主亦泣曰
燕京自天會初不罹兵革殆將百年僧居道觀
內外園苑百司庶府室屋華盛焚毀無遺向非
忠獻王有先見宏規國不立矣雖大軍已退行
至臨漢其別將攻興化和建州永霸皆陷之赤
地千里聞燕京退師亦回 二月遣其使來
請婚且欲割宗錦以北見歸聶希古請許其婚

天軍
退師

遣使請婚
及割地

請不從且許以歲幣三十萬遣王良復報聘至
陰山致命其國相聞之大怒曰不必得我今引
兵俟秋高時地與公主皆可良復回已四月
五月未 五月改元合祭天地于南郊開國功臣
命有司定謚十七日連雨凡二十餘日時京師
市井蕭條草莽葱茂大興尹烏陵用章親課大
興宰及千戶屯等耕墾廢田時山東路都運俞
良裔河北路都運唐鼎各運米五萬石至京師
民皆呼萬歲 是年小稔然田之荒者動至百

盜賊縱橫餘里草莽彌望狼兔出沒盜賊從橫莒溜灘河中陝西之寇動數萬人所在屯結朝議謀欲討之張慶之以爲民未安集歲雖稔而力未蘇若調兵以平寇恐大軍再來則不堪應敵若用兩河簽兵上爲敵餌無益也 九月二十七日

大軍取三韓

報至大軍自蒲興路取三韓哨騎二百先

至順州舉朝相顧不知爲計烏陵用章與完顏律明曰復田往時規模張慶之力爭謂當遷都以避主不能決聶希古曰遷避當早爲之計今敵已迫順州朝發夕至一動足則內外紛潰若何

收拾此非策也當如天年極力捍禦俟其兵退然後別議今中京形勢宏壯尤可保守自燕以南皆是小郡到大同中山方可以守亦不如此見成規模用章曰多募強勇復脩苑城守備百方皆已精思但空國大舉去而復來今茲攻城志在必克守城先須盡力兼自七月完顏叔良謝滕骨已厚費金帛昨叔良信歸滕骨極喜今

再遣使滕骨告急

當再募使人優與借官俾之告急事寧許

以重報大軍必被其內撓聶希古曰用章言是也翼日以用章爲樞密使用章且請兼府尹事

許之完顏律明且請守大城用章希古曰不可
大城汗漫凡七十余里如何去守設或不利必
皆走入小城倉皇急遽如何得入紀律一亂大
軍必踵至此危道也不如從容界力以俟其至
但堅閉大城俾之不可徑入俟其勞苦我以逸
大軍至制勞憑高困之不易之策 十月十八日
大軍至城下一屯仁皇寺一屯大安門 十一
月初一日攻順陽門南順門四會門樓上乃以
沸湯浸糞沃之大軍皆乍進乍退一將自北門
梯城以上大呼而前用黑騎馳走諸門守兵皆

大軍攻

內城清用章令開苑城洞門納之初二日午攻

內城南甬道左三衛統軍李思安令發礮木牛

鼻砲擊之死者甚衆初六日大軍發民間所疊

木植竹蘆等積甬道城下務與城平欲前搏戰

李思安鑿地李思安自龍遊池鑿地道以乾梯塗疏

黃破絮醮油間塞於所疊木之下初八午大軍

登木堆用衛車大鐵椎燈火下發衆皆驚走大

元帥遣兵於夾口用大刀不許其衆退焚死者

莫不可聞希古請遣人夜刦其寨用章曰不可

須是退有可據今大軍據南順門去子城九里

萬一失利爲其所覺郡起追逐開城納衆則彼乘其間不納則無故奔三千人且損吾氣希古喜曰樞密自艱難以來凡所說皆是社稷之福也是晚大雪國兵皆寒十四日雪霽三大王雄自潘州運乾蒸餅牛羊馬肉凡五十挽車大軍甚喜十七日攻內城張瓊范秦率國兵自子城上用強弩射之死者甚衆攻者不輟用大鐵鏡闊尺尾作尖柄以大錐錐磚上踏之以上李思安待其上城頭用大刀斧斫碎飛屍以下大軍

大軍攻城不利

百計攻城不能克獨城內柴薪乏折絳霄

大軍殿翠霄殿瓊華閣分給四城二十五日大軍追范臻欲出兵追襲未與王使白用章用章曰不可大軍知我守五城共有十萬兵彼以攻城不得利今若遇伏其敗必矣多遣則守城者少少遣則適爲大軍擒此必有計姑少忍之至次早東翠園黃興觀乃有伏兵候我追之然後夾擊因復攻城衆乃服用章之言 十二月四日大軍屯順州毀城忽不知所在凡半月餘始自古社越龍漠以去癸酉至寧元年時宋嘉定陸年也改元正月改元大赦天下 三月遣中使六人

於大軍所經殘蹂地分沒魚肉酒炙招魂奠酹
內出祭文其畧曰禁煙祭先土俗所崇凡爾子
孫以此爲恭乃令之祀鬼哭陰風惟予一人致
爾若此痛恨填臆有賴泚文旣頒行讀者泣下
大軍復至山後七月大軍復至山後都元帥完顏福興迎
戰而敗主黜之八月起紇石烈執中爲右副
元帥將武藝軍三千復往迎敵二十日發燕京
至紫金關執中開關延敵守關國兵上下千里
聞大軍過關一時潰走不可禁遏執中還京見
上言大軍勢盛難敵臣急來保守京城上遣完

顏綱將兵禦之戰于易州國兵大敗綱獨引百
騎至都密奏執中受賂故放入關執中聞之
懼誅先是左副元帥南平者迎合主意祖格
軍賞衆共怨去執中因人心之憤欲廢主遂回
執中殺南平軍以誅南平爲名二十四日軍至東華門
外召南平計事手刃殺之宮中聞變門皆不開
執中召細軍大將金壽語之曰吾此來時誅亂
臣耳非有叛意也俄而細軍俱來救駕壽諭止
之衆憚執中威名無敢動者獨關西大漢軍都
統完顏善羊引所部五百人至皆爲武藝軍所

殺執中以善羊驍勇召其父福海令招之善羊
善羊戰死大呼告其父曰老賊欲反何謂降之復力戰
自旦至午手殺數十人身中數十矢而死軍民
相殺流血滿地執中遂進兵東華門主遣皇子
蔣王持詔書投於門下募能殺執中者白身除
大興尹去襲千戶軍民皆無應者執中欲縱火
焚門守門將軍合住啓之執中引兵入宮侍衛
皆散走進至大安殿主望見之遙呼曰令我何
往曰歸舊府耳王入後宮邀皇后俱出后留之
曰出則被殺矣執中見其久不至遣兵執之併

其后囚於舊府二十六夜執中遣內侍李監成
弒主於其府宣宗既卽位降封爲東海郡侯
國主爲人仁厚居兄弟中最賢事世宗小心不
懈歷承安泰和年間鄭王內死愛王外叛一則
曰蹈叔父子負之何言二則曰蹈叔餘殃毒我
宗社骨肉踈忌遂成嫌疑國主逢迎其間無少
罅隙泰和年間盜賊縱橫邊圉騷空一國之
事力已不足以支矣國主繼之恹惚日甚又懷
宿昔之憾遂動無名之師力不逮心輕挑外侮
甚至蔬食徒跣日焚香告天不幸適丁其會矣

初卽位時命學士吳宗稷草詔具述國難及哀痛之意復遣手詔諭愛王曰泰和猜忌兄弟失懽骨肉至親化爲仇怨誘引外敵傾危本家計王之心亦復何忍往事已矣今宜改固朕遭家多難靜晦以處忽諸父諸臣橫見推迫不容固辭王是朕之姪朕是王之叔勿行間言憑陵以逞叔姪二人同形共氣設復交鋒務行兼并太祖太宗在天之靈亦不錫佑昔梁營與湘東爲叔姪之仇營引周兵以陷江陵隨亦失國而爲人虜此事宜鑒三復予言愛王得詔泣下然勢已爲大軍所制不能自由京城凡兩遭重圍肘腋禍生執中之變起矣內外諸臣莫不腕惜悲夫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四

紀年

宣宗皇帝上

宣宗皇帝名珣世宗之孫太子允恭長子也生而奇偉寬仁大度身長八尺隆準龍顏大安年間有長人見語大興府百姓曰豐王宜王燕旣道人持玉印而新君不見又有道人持方寸玉印曰以新君置諸市上而去莫知所在東海旣崩紇石烈執中召番漢群臣共議所立時親賢凋落烏陵用章聶希古以爲豐王珣乃世宗長孫旣親且

賢且有符兆以次當立時豐王長子譚哲馬見

立豐王為帝

元祐在京乃以符寶付之迎立豐王九月九

日豐王至燕京執中率百官迎拜於道遂立為

帝甲辰即皇帝位改至寧元年為貞祐元年降

入軍里

紫金關事封澤王

是時大軍至紫金關距燕京

二百里執中欲誘其兵南至涿易乃聚兵擊之
大軍破涿易至皂河西欲渡橋執中方病足乘
車督戰大軍失利翌日再戰執中瘡甚不能出
遣左監軍高乞以糶軍五千拒之失期不至執

中欲斬之主以其有功諭令免死執中益其

令出曰勝則贖罪敗則殺無赦高乞出戰自夕

至曉忽北風大作次石揚沙不能舉目大軍乘

高乞敗

殺執中風縱火馳擊之高乞軍大潰自度必為執

中所殺遂引糶軍圍執中之府突入其卧内殺

之退詣應天門待罪十月辛亥主以高乞掌

兵不欲加罪盡收執中弒逆之人殺之拜高乞

平章軍國加樞密大使於是大軍元帥圍燕京

大軍別徇河北河東山東諸郡回薄燕京城下

太白經天

是時太白經天

是年宋遣使貞德秀

來賀登位李臺來賀正旦至盱眙而還國亂故也
甲戌貞祐二年時宋嘉定七年也正月宋何九齡謀取金
宋取秦州敗還秦州大敗而還 是時大國勢盛所將者
降人楊伯遇乃蔚州吏劉伯林乃集寧縣射士
同漢軍四十六都統及大項軍馬分三路攻取
河北河東山東諸郡其時中原諸路之兵皆簽
徃山後一帶防遏無兵可守悉簽鄉民為兵上
城守禦大軍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徃徃
遙相呼認由是人無固志所至郡邑一鼓而下
自去歲十一月至今歲正月凡破九十餘郡惟

大名真定青鄆邳海沃順通州有兵堅守不能破

大軍約南宋交攻

時大軍又約南宋交攻正月初九夜濠州

鍾離縣北岸有三騎渡淮而南出文書一囊絹

畫地圖一冊云來通南宋請兵宋守臣不敢受

先是有楊安兒者李全之婦翁也見金人政

李全起兵叛

乱起兵叛之蹂踐山東數郡依山負海時

出時入大軍既圍燕京不能下乃分兵徇山東

地諸盜徃徃應之 三月復圍燕京京師乏糧

遣使議和

軍民餓死者十四五主遣使議和索公主

及護駕將軍十人細軍百人從公主童男女各

五百絳繡衣三千御馬三千疋金銀珠玉等甚
衆又請左丞相完顏福興為質主皆從之使來
選女時公主見在者七人惟東海郡侯少女小
姐姐最秀慧遂以予之又令主鄉其國遙拜主
不敢拒又以元帥圍燕之久未嘗擄掠欲得犒
軍金帛主亦從之大軍北歸居庸關在燕京之
北百一十里路陘隘李雄聚兵數萬欲邀其歸
塗而擊之時完顏福興在軍中傳主命已南北
講和不許擅出兵於是無敢動者大軍既過關
盡驅山東兩河少壯數十萬而去 主召雄歸

燕京之糧加鎮國上將軍燕京乏糧遣李雄往逐州
督運大軍邀諸路奪其糧雄被殺京城白金三
斤不能易米三勝死者不可勝計 大名守余

余崇義奏乞遷都

崇義奏乞遷都有旨集議於明陽殿嗣

慶王琮嗣安王伸謂燕京規模壯大不可輕遷
完顏宇烏陵用章曰昔忠獻佐太宗滅遼平宋
故建燕京以龍朔上國為根本改置五京東西
南北道里適均慮南宋有取河北山東之心每
視之為度外去來之物其臨終付囑於忠烈王
蓋以江南為慮及廢劉豫以其地歸之於宋此

忠烈王欲誘引南兵為江南計也謀既不濟及復故土控壓中外莫過於中京今上國之地皆已陷失巍巍帝都鄰為敵境兵戈朝起夕已到京此豈壯大之勢尚復泥古而不知變通余崇義之奏迂都是也大名不知何如更定議之嗣安王伸曰昔太祖與宋夾攻耶律約事定之後以燕京歸宋耶律既滅太祖便令如約忠獻愛其山川廣袤風土堅捍力勸自取太祖不從自微服以往歸謂忠獻曰燕京果好但我不欲失言我死汝輩自取之今捨之而去是失燕京也

張慶之曰與其失社稷孰若失燕京伸無以應律明曰他處不知如何中京斷不可留聶希古曰今河東有大原河北有成德中山大名山東有東平河南有汴京洛陽陝西有永豐此八處皆帝都大原地瘠民貧迫近西夏成德中山亦非久計求興西迫夏東迫蜀汴京近宋皆不如大名得兩河之中聞崇義尊理有規模亦可倚恃嗣慶王琮曰今弃燕京而去祖宗山陵盡在此地若有殘壞公等何面目以輔人子孫張慶之曰太祖葬長白令已隔絕盧龍諸陵若邊鎮

得人亦可無患爲人子孫以不墜宗祀爲本若
大軍復至京師必危血食尚可憂况陵寢手中
書舍人孫大鼎曰中京便做不可遷亦須暫遷
避俟稍定然後爲還都計議久之不決 五月

太白經天 丁丑太白經天 十八日內出手詔曰國有

降詔求言定 大事謀貴僉同我太祖做文王之興岐

遷都之議 居龍朔以有天下忠敵繼周公之卜洛宅中京

以朝諸侯頃歲多虞兵端未已臣鄰思久遠之

計國人懷本土之思盍各進言以圖長策是日

集議於秘書省嗣王三人既承認詔皆無語樞密

承旨提舉軍器完顏宗魯首議曰盤庚遷毫不

可做襲平王遷洛愈見衰微我國家以雄強戰

鬪奄有南北今一旦示弱遠竄梁魏以此保國

恐其不然古人有言我能往敵亦能往今外人

徒見畫河之議欲自燕而南遷謂舍河北以厭

其欲則河南山東可爲國家久計臣恐不然不

若以宗廟社稷之重與國家死守立於百戰之

間得勝勢則因機興復否則固守京都輸於中

原使遠近猶知我爲雄強之國臣以爲有中京

則有河南北無中京河北不可保河南豈能獨

立乎時樞密烏陵用章以再保京城有功人多
附之意謂有人助中京不必遷動聶希古中不
能平因曰諸公各思爲社稷計勿懷已私用章
本無他意首言曰中京當遷已無可議今惟議
所都之地可也秘書監兼中書舍人俞憲之著
作卽雍迪曰樞密之言是矣大原地瘠復近北
地中山猶燕京也皆不可求興大遠惟大名汴
京洛陽可耳惟上所擇參政費歆曰汴京爲四
通八達之衢梁宋地平趙氏居之至宣和事躄
可見然彼所以居者資給東南六路漕運今我

何仰耶不若洛陽爲天下中猶有險固可守聶
希古曰洛陽不如求興汴京不如洛陽誠可都
也但洛陽宮闕廢壞地多荒圯今若一旦脩造
則國力不支若止於因仍又非所以爲帝王之
宅汴京宮闕昨自煬王繕修之後今猶墜完氣
勢差壯權時之宜惟汴則可侍卽宮孝迪以迫
近南宋亦不宜都直學士孫大鼎曰太宗初平
宋以康王在南知人心每有故國之思深切慮
之豈是不要耶今日之事固已久定矣都之何
疑宋之用事者非有大志彼方以韓侂胄爲鑒

誰敢議此吾國兵較比誠不如較南則制之有餘力聶希古曰衆議紛紛惟白上以定都于汴

遣使往東督歲幣

衆猶以宮孝迪之言為然

是年遣使往

宋督二年歲幣宋臣真德秀請絕之使又再至

宋迄不予時直院孫大鼎再入疏曰古今殊

孫大鼎上疏

時事勢亦異論事不如論意切惟太宗命

莊武太子之伐宋初至汴京而四忠獻再往極其智巧脅之以威誘之以術夕慮朝行謀姑謹終考其設施大畧有三汴京既克不忍肆兵誘之使至始行廢奪召兵群從子弟布置耳目搜

錄無遺惟懼顛末之有由藥將終為國之害不

思康王遁於河北大軍既返宋號復興天時方

暑未可回轍秋風稍勁忠獻以三千騎徑由山

東以趨淮甸至揚州垂得而復失續遣忠烈王

越泣窮追於海隅以乘桴而不及勝負相當勢

始可慮此其一也宋既有王兵交未已汴洛陝

西是為故區忠獻懼亟取則百姓難給於政化

故先立張楚次立劉齊若果爭必取則復立靖

康君使之相持而南自窮謀未盡行忠烈繼之

銳意取江南計歸三京以誘其將兵於平地

彼保江則河必虛彼若不守河是我嘗歸之彼
自委奔在遺民當自歸曲於其主此其二也天
會八年冬諸大臣會于黑龍江之柳林陳王兀
室憂宋氏之再隆其臣如趙鼎張俊則志在於
復讎韓奩忠吳玠則習知於兵事既不可以威
取復結怨之已深勢難先屈陰有以從遂縱秦
檜以歸一如忠猷所料及誅廢其喜事貧功之
將相始定南疆北界然後方行冊立確定誓書
凡山東淮北之民有流寓於江南及杜充張忠
妾之家屬悉令發還蓋懼南北交思鼓扇生隙

務令斷絕後患水無此其三也卽此三策百年
賴之謂先朝視河南爲庶外之去來豈不厚誣
於先志蓋不都中京則故遼之地難定不防衛
於河南秦洛則河北陝西之地難保令中原之
規模旣失雖有經畫兩河尤不失爲曹魏元魏
之時聶希古讀其疏於王前曰當如何烏陵用
章曰朝臣謂外敵雖強若力戰以守中原則河
南北皆爲臂指之用是護冒襟以保心腹此一
說也大臣侍從謂兵凶戰危萬一失利則社稷
可憂不如遷避以圖萬全此亦一說也二說各

有利害唯聖意決擇希古正色曰今日之議正
要臣等與陛下斷決若今用章兩可之說殆未
知其意昔莊武太子到汴京不克而歸次年忠
獻王傾衆而南至中山府夜召郭藥師耶律乾
忠議之忠獻以筋條三策謂宋帝若率其至要
親屬或渡江南走荆襄此上策也揀退老弱收
集精兵委奔羅郭堅守內城以待四方之援此
中策也優游不決分守大城此成擒耳復議遣
一將屯睢陽斷東南之援藥師曰南家皆是書
生少帝復無英斷未必有人不如姑行及克南

宋一如所料臣嘗憐之不謂今日有此北軍已
動那暗莫道不曾說因下殿拜求罷主令內侍
扶上用章曰聖駕一面遷動臣等自當死守故
京有何不可但恐駕到所在大軍亦來耳希古
曰臣亦知之但兵弱国力不贍使大軍倘至此
當思萬全之策不可僥倖主曰卿等且退待今
夕思之遂退御膳罷主詣蓬萊閣觀音祠燒香
上見二
狐等怪過浮碧池望池南有二狐相携以過逐之
各登樹而走內侍曰幾日此物甚多有戲舞於
宣華殿前者主拊髀曰怪變如此不去可乎時

宮殿妖異多此類明日以此諭執政會河南路
統軍蒲撒七斤者亦奏乞從都汴京聶希古袖
降詔出勅命乞降詔令大名留守余崇義汴京
留守完顏成章河內都轉運向琬裝備修內合
用物色令河西四路計度人夫車馬上蹙額可
之仍命參知政事胥鼎爲沿路排頓使其姪霍
王從彝者復力諫曰祖宗山陵宗廟社稷有司
庶所皆在燕京豈宜弃之而去主曰燕京乏糧
不能應辦今暫往南京俟一二年間糧儲豐足
復歸未晚也從彝乞自督運主不從從彝憂憤

成疾而死時五月甲戌也 辛巳降旨會三省

及禁中存留文書併秘書省蓬萊院賁文館書

籍計用三萬車犀玉碼碯等器計用駱駝三千

頭先發去中山交卸遣燕王吉辭陵寢主躬祀

顯聖宮啓發神主聖像酌爵後淚泣翌日令百

出宮女妻
三衛兵卒官家屬親王宗屬皆行出宮女二千四百

人凡三衛兵卒之無妻者妻之在上者嫁諸郎

將及其子弟詔戶部領度支杜棐內都知省余

士侃畿內都轉運李之才護遶金帛以聶希古

爲提舉行宮一行事務烏陵用章總領宿衛以

完顏昌為大興尹兼留守 二十八日駕與昌
送於南順門外十里伏地不能起主令扶之且
勞曰卿家曾大父是開國元勳卿父復死國難
宜竭力捍禦使此行無後顧憂昌拜泣幾慟主
亦揮淚三衛近侍皆流涕昌復欲前送有旨令
速回始辭去且言事有便宜容臣專行許之至
逐州趙何敵頓食凡二千輿上令分賜 九月
二十九日至易州翌日至滄景中山守鄭之邵
駕幸來迎駕 十月一日幸中山府舍鄭之郡空
中山諸寺觀至者如歸是晚完顏昌奏到言大軍將

大軍遊騎
出入界上

動遊騎已出入界上仍乞速幸大名庶得

中山之兵可以叶力詔大原帥完顏直出兵與
嵐代兵戍飛狐口蓋防燕山間道趨河東也初

二日午駕起中山日行五十里至沃州大名帥
余崇義遣其子士表及同知張瑒來迎駕將及

宣宗幸大
名府舍

相臺百里崇義至拜伏道左遂幸大名府

舍是夕雨寒參政慶之與直學士院聶崇朝顏
叔靖登銅雀臺飲酒賦詩為侍御李處所彈各
罰金是夕除兵部侍郎掾日華知大名府余崇
義昭文館大學士成德節度使右僕射詰朝崇

義正謝訖與聶希古烏陵用章奏言完顏成章
在汴排辦粗定滑州諸處節節皆有候頓自此
平達駕宜少留應百官宗室親王家屬國書財
寶神主皆先起程但此間與澤潞相近大行諸
盜不可不防請先遣上國兵防護濟河俟到諸
處仍發回護駕不可無大臣一人先行主令用
章寶者年先往且欲更進位號用章曰臣已過
分乞到汴隨例乃止除提舉一行事務着年副
之卽日辭是晚完顏昌奏大軍至昌平復回謀
言在順州大造攻其至三日皆遁恐由嵐代入

河東以迫乘輿臣已報完顏直力守南北二關

宣宗留大名府幾月

遂如所請施行

駕留大名府凡幾月復

自大名路由新衛州渡河穆日華辦治河船凡

四千艘飲食餅餌皆先辦衆咸稱之及濟南岸

滑守帥官僚來迎忽聞河東急遽報云大軍聲

言二十萬晝夜南來過城不攻乞勅河東諸軍

宣宗不入汴京

及河南州郡為防備二十四日駕入汴京

十一月朔入宮百官班賀翌日肆赦仍降罪

已詔畧曰云云一人無良萬方何罪興言及此流

涕奚從朕方圖大以宅中期與更新而沐化劉

伯林李斌楊安兒王燕張耀等成嘗經任使或
曾經征行偶此失國遂迷故道朕念先皇之興
起尚合南北一家胡為今日之紛張遂化仇讎
於同軌倘使翻然順命必將加以厚恩朕不食
言爾當敬聽 初七日又詔曰我太祖武元起
再下詔於龍朔所用多宗族之英暨太宗并有汴
求賢京其謀資南北之士不惟擇能任事而亦立賢
無方朕屬茲艱難多憑忠義 云逮茲三十年之
間科舉一遵於彛制胡為四百州之廣任使屢
病於無人 云已勅攸司精於選士凡在見聞咸

思奮起 次日有旨令張師顏等分別文籍書
畫圖史彛器如舊制汴中吏民指車嘆曰恰去
九十年誰知又歸在此耶十一日鎖院聶希古
迂大傅魏國公余崇義太保鄭國公烏陵用章
大保衛國公張慶之特進濮陽郡公自余加恩
皆准赦文所降自發燕京前後制誥皆係大鼎
及盧之憲二人是夕草制罷大鼎在玉堂有詩
翌早舉似鴻臚卿雍孝孫孝孫戲之曰聞有潤
筆不到罰錢 初忠獻王罕欲贊太宗都燕司
天監却古才本遼臣也精於天文地理忠獻攻

討每携以行所言皆驗謂燕京土燥山遠水泉
不潤可以威守難以文定若南征北伐未已此
燕言重地可居如持盈守成禍變必作又泰和未
有童謠曰易水流汴水流百年易過又休休兩
家都好住前後總遲留至此燕京王氣耗竭其
言驗矣大軍旣歸聞上迂汴怒曰旣和而遷
是有疑心而不釋憾持以和爲款我之計耳八
月復引兵圍燕京分兵下中原州郡又遣使至
大軍遣使至汴汴索犒軍金銀等物主皆與之冬燕
索犒軍金銀京紮軍叛與大軍共圍燕京是年八月乙巳

太白經天

太白復經天九月太白晝見

大金國志卷二十五

紀年

宣宗皇帝下

乙亥真祐三年時宋嘉定八年也大軍自去年圍

諸路接
兵潰敗

燕京是春東平之援兵伍萬至安次遇大

軍不戰而潰大名之援兵捌萬至固安亦潰惟

真定之兵四萬合保涿援兵一萬至旋風寨與

大軍戰凡二日糧絕而敗自是內外不通太子

守緒自燕京取間道歸汴 先是王遷時留太

子及完顏昌守燕左丞相完顏福興送大軍至

居庸関有土豪徐用聚兵扼之不能過乃以福
興示之云已自講和乃縱其北去福興歸主就
令同完顏昌守燕下詔南北既已通好不許輕
易交兵然福興雖一意於和大軍陽許之需索
無時彼去此來隨取隨至兵疲力弱無有救援
燕京陷至是縱兵攻燕不踰月陷之完顏昌自投
于火福興竄歸于汴隨亦被誅宋通鑑注云完
顏福興自剄死有力部令史郭忠者蔚州人率
山後軍民與大軍戰敗之金國後名其軍爲花
帽軍金國自阿骨打稱帝至是九十有八年而

大軍攻

失国

八月

大軍自河東渡河攻潼関不

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過山澗輒以鐵槍
相鎖連接爲橋以渡於是潼関失守主急召花
帽軍於山東十月大軍至杏花營距汴京二十
里花帽軍擊敗之大軍復取潼関自三門析津
乘河水合布灰引兵而渡自是不復出主命平
章政事胥鼎爲太師專守関輔然陝西諸州間
亦有爲所破者唯燕南雄霸數州乃三関舊地
塘灤深阻兵不能入朝中再遣將張甫張進二
人屯信安軍以守之北距燕山百八十里

淳熙四年時宋嘉定九年也是時兩河既爲
戰爭擾山東群盜大起有楊安兒者本淄州皮
山東群盜起匠李全之婦翁也章宗時殺人亡命爲盜
於大行有衆千餘蹂踐山東數郡依山負海時
出時入官招降之貸其死流於雄州及大軍入
境金國命爲副都統令招必勝軍三千人迎敵
軍敗而竄往山東聚衆國中討之安兒與其徒
郝八謀叛數人入海爲舟師所殺有郝八者名儀
以前據山東叛僭號大齊改元順天遣花帽軍
生擒之磔於開封又有劉二姐者亦名盜也

其女劉小姐亦聚衆數萬皆爲花帽軍所破

其時又有遼東安撫使蕭萬奴者本遼人衆大

蕭萬奴自立爲帝

金之亂自立爲帝據遼東七路欲引兵併

燕代魏晉而有之兩河既破赤地千里人煙斷

絕滿目蓬蒿燕京宮闕雄麗爲古今冠至是爲

亂兵所焚火月餘不絕其所積貨財初無所用

至以銀爲馬槽金爲酒甕大者重數千兩宋通鑑

往云俗鄙陋無君臣之別元師撤沒曷所居至用金飾龍床足踏

金扼子奢侈如此而徵求不已燕人患之主南遷後

宣宗遣使求和雖未聽從而賂不輟又亦

憐之元帥不可曰汝欲議和可去帝號當封汝
爲王金之群臣不從有願以死雪國恥者主亦
爲之感憤

丁丑興定元年時宋嘉定十年也是年晏州苗

仙武清州郭仲元共聚兵扼險又有霸州統軍
白文哥者深知和之難信每厲兵以擬其後通
三人聚兵八十萬大軍患之乃問罪於金曰汝
既講和何故使文哥來攻我主因遣使收文哥
兵權文哥不服遂令行元帥府事夾谷監軍統
三萬衆討之文哥之兵請戰文哥不許曰

文哥自
縊死

一去接戰便是反背朝廷越三日文哥望金遙
拜文哥自縊而死夾谷就以文哥之首送大軍
大軍遂勦夾谷之軍于霸州城下仙武仲元二
人亦召回賜死其軍遂潰大軍自此北歸轉攻
大軍北歸
攻回鵲回鵲奪其織珠堅城而都之盡有其地使
元帥權國事侵掠河北河北大名真定益都等
路是時西夏舉國之兵從其前驅哨騎往來直
至許鄭主遣禮部侍郎烏古孫孛吉詣織都室
金遣使
入潰城入貢自汴京去凡三萬里金國東阻河
西阻潼關地勢日蹙遂有南窺江漢之謀始構

怨於宋兵端再起矣 是年六月庚戌太白晝見癸酉太白經天 七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戊戌太白經天 十二月鳳翔副都統

侵南宋四川完顏贊以止騎萬人侵南宋四川迫鳳池

堡陷天水軍又攻白環堡破之又迫黃牛堡攻

大散關宋守將劉雄弃關走金人據之

戊寅興定二年 時宋嘉定十一年也正月京東路忠義人

李全歸宋李全叛歸南宋全即李鐵槍也本漣水縣

弓手太和年間邊事方興是時已為宋戚拱所

誘焚漣水縣國中赦而用之至是復叛 國兵

攻宋隔茅關柵其東北夜半宋兵來攻柵不勝

宋興元都統李貴遁去軍大潰 二月國兵猶

金師南侵圍皂郊堡未去久之無援至是陷之宋師死

者五萬人 陷宋湫池堡焚之 圍宋隨州棗

陽軍游騎至漢上宋均州守應謙之弃城走

丙辰白虹貫日 是時江上用師糧儲自清河

而上宋楚州鈴轄梁昭祖掩擊金師都統沈鐸

遣兵助之金師不勝糧舟為其所焚 三月宋

師復取皂效 四月國將包長壽復攻皂郊遂

趨西和州宋沔州都統劉昌祖焚西和州又焚

成州而遁 攻宋大散關守將王立遁又攻黃

旗見牛堡為宋將吳政所敗 立月癸未虫尤旗

見其長竟天 十月國兵攻宋安豐軍又攻黃

口灘陝西人張羽叛投南宋

肥興定三年 時宋嘉定十三年也 正月攻宋湫池堡守

將石宣拒之又攻白環堡守將黃炤拒之又攻

成州宋將張威自西和州退守仙人關又攻隨

州棗陽軍又破信陽軍之二寨又攻西和州守

臣趙彥叻設伏待之國兵殲焉又攻安豐軍為

宋將許俊所拒又攻河池及光化軍破鄖山縣

進逼均州 陷鳳州守臣雷雲走國兵夷其城

復攻武休關破之 二月國兵破光山縣又圍

棗陽軍宋制置趙方遣將扈再興救之 戊戌

金師太白晝見 陷宋興元府又陷大安軍分攻

洋州陷之 三月國兵猶屯大安宋將張威遣

石宣邀擊於險至是大敗偏將巴士魯安奔軍

走為宋師所獲 宋制置趙方遣扈再興引兵

宋師攻三萬分三道攻金唐鄧州宋將劉吉興劉

唐鄧吉榮之師皆會于唐州 是時西夏以國兵不

能應援已折而歸北益懷二心始遣使于南宋

西夏遣使南
宋議夾攻

往議夾攻宋利州路安撫丁燦許之

丁亥太白晝見 國兵猶自今春圍宋安豐軍

及滁濠光州宋制置李珣遣將武師道陳孝忠

救之皆不能進 閏三月國中分兵自光州侵

黃州之麻城自濠州侵黃州之王磧自盱眙侵

滁州之全椒來安揚州之天長真州之六合百

姓南渡諸城皆閉遊騎至東來石揚林渡達康

大震為宋京東總管李全所敗失一貴將 六

月丙子太白晝見 辛巳太白經天 七月李

全攻金齊州守臣王贊降之 十二月宋四川

宣撫議窺我洮州會國兵攻鳳州之長檣其謀
遂止

庚辰興定四年 時宋嘉定十三年也正月宋扈再興攻鄧

州許因攻唐州不克而還遂攻宋樊城為趙方

西夏與宋議夾
攻我師所拒不得前 西夏以書往宋議夾攻

金師 八月宋安丙遣西夏書定議 九月西

夏引兵圍金鞏州促宋師來會克金來遠鎮繼

又克塩川鎮進攻定邊城國兵往救不利宋程

信王仕信引兵與西夏會于金鞏城下攻城不

克 宋師取金海州 甲午太白晝見 國兵

攻宋皂郊堡敗都統董炤 國兵與宋師戰于鞏州城下宋程信引兵趨秦州夏人自安遠寨退師 十月信邀西夏共攻秦州夏人不從

石珪叛歸

十二月宋連水忠義統轄石珪來歸于金珪

本金盱眙將也叛歸于宋至是復歸

辛巳

興定五年

時宋嘉定十四年也

二月國兵圍宋光州

又攻五關又圍黃州分兵破諸縣又侵漢陽軍

宋李全奔四州道

三月宋扈再興攻金唐州

不克

國兵陷宋黃州

庚寅長星見

國兵

陷宋蘄州

四月國兵渡淮而北宋李全追擊

金師失利

五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十月宋

取金滄州

十一月宋安撫張存以京東諸郡

來降

是年大軍來攻葭州綏德迂安鄜方皆

陷

壬午興定六年

時宋嘉定十五年也

五月庚戌太白晝見

張林既降宋種贇攻林於青州林走

七月

大尉衛國公烏陵用童薨

穆曰華除工部尚

書權叅知政事行尚書省事于陝州顏叔靖進

尚書右丞兼樞密副使

八月甲午彗出氏

九月壬戌彗再見

辛未太白晝見

是時大

軍自去年收復陝西至是鳳翔邠涇及山南一帶堡寨皆陷 西夏自五代時立國金國強盛

大軍攻西夏

西夏與為敵國獨不被兵太和年間大軍

深入灌水攻城事急西夏主登城隔水相見面

約和好其後差發日多和好遂絕連年結援南

宋夾攻秦鞏蓋有感於金也至是大軍自回鶻

西夏往攻西夏西夏國亡

癸未元光元年時宋嘉定十六年也正月改元大赦天下

赦天下

官吏各覃恩兩重關陝以南經過兵戈去

處重與賙恤 三月張林所部邢德復叛歸于

宋 九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副都統完顏大

濟侵于隨州棗陽軍不克

甲申元光二年時宋嘉定十七年也三月國兵侵宋和

宋師至蔡州

州尋引還 太白晝見經天 四月蔡州

帥府報宋人對境詔權樞密烏古論正心統紮

軍一千備之 五月遣使往山東招諭李全等

許以重賞金不從全身長八尺手執鉄鎗其妻

亦勇而有力少為群盜在山東聚集萬人能飛

馬植槍深入一尺令全飛馬而拔之全不能拔

下馬屈服遂為夫妻蹂踐山東州群既其歸宋

也青齊之地幾半為宋有縱國中能招之亦不能駕御也 六月丁卯朔太白經天 閏八月

宋寧宗崩

宋寧宗皇帝崩太子不得立降封濟王立其

姪是為理宗明年改元寶慶 九月大白經天

十月帝崩謚曰宣宗

宣宗幼美風姿好學善談論尤工於詩多招文學之士賦詩飲酒少多符瑞嘗竊自負遂傳義宗入繼大統馳驅兵革無有寧時暨其 年大河以北東至于山東西至于閩陳盡屬于敵軀連年大白經天災異數至虫尤旗見感應其妖

矣在位十有一年

大金國志卷二十五

大金國志卷二十六

紀年

義宗皇帝

義宗皇帝名守緒宣宗第三子名三大王也守緒性寬和慈仁少而嗜書長而博學時干戈搶攘日不暇給與學士大夫談論不輟才藻富贍好為文章元光二年冬宣帝崩太子守緒即皇即帝位大赦天下帝位大赦天下群臣增爵位各有差申遵遺詔以軍國多事喪制從權然情有不忍持申三年之制十二月葬宣宗于永固陵虞主

返主迎泣過悲侍臣烏古論兀古寬譬之上曰
先帝不幸遭家多難飲恨而終今茲求訣情何
能已

乙酉正大元年時宋理宗寶慶元年也 正月降

降德音德音于河南關陝山東諸路罪無輕重皆與

蠲除其有願備行使為國馳駁者當加旌異

三月詔以比年連有軍旅陣死遺骸良為可念

所州郡設祭招之掩其骸骨 五月進宿衛之

官位一級 詔群公卿士有便人益國者具狀

天使來請和以聞 是年天使來請和主遣御史大夫

兼戶部侍郎完顏往往議不稱旨詔免任官

丙戌正大二年時宋寶慶二年也 正月天使復

天使來索金帛來請和且索金銀繒帛歲賂主遣尚書右

丞完顏麻因出為往使辭曰和不可恃不若嚴

備邊面召募將士出則戰去則守猶可為國萬

一徂和之名忘戰之實邊備不脩大軍倏至宗

廟社稷實為可憂主以為辭難亦免官別遣戶

部侍郎韓鐵住往使饋遺不貲 是時群盜縱

橫干戈充斥括馬敷糧公私並竭交鈔數萬厥

直頓低金始困矣

丁亥正天三年時宋質慶三年也

戊子正大四年時宋紹定元年也 正月戊戌太

詔各州嚴加守禦白經天 詔所在州郡嚴加備禦精修器

械仍可密計軍馬芻糧之數 四月孫大鼎除

吏部尚書權叅知政事完顏用安除戶部侍郎

開行省於山東 是時大軍長驅而南自宣宗

時凡大河以北東至于山東西至于子關陝不一

二年陷沒幾盡而鳳翔最後下國兵於是併力

金差行院分兵守黃河守黃河保潼關自黃河洛陽三門折津

東至邳州之源雀鎮東西長二千餘里差四行

院每院各分地界五百里統以惣率精兵不下

二十萬民兵不在其數夜則傳令坐守冬則燃

草敲冰率以為常潼關一帶西南邊山一千餘

差行省分兵守潼關里大小關口三十六處亦差四行省分

地界而守統以總率精兵不下十萬民兵不在

其數布滿周密如是者十有五年

巳丑正大五年時宋紹定二年也 是年大軍屯

駐陝西臨洮德順鎮戎等州皆陷 大行遺詔

云金人精兵盡在潼關關之南有山北有河地

勢險狹不可攻縱攻必不能克不如假道南宋

大軍謀借路于宋
徑出唐鄧

徑出唐鄧之間可以直擣汴京金人止
有潼關數萬之兵聞大軍之至必分潼關之兵
以來唐鄧唐鄧去潼關千餘里行且疲矣夫豈
能戰縱使能戰強弱衆寡亦莫之敵宋與金古
讎聞欲滅金必喜借我路既至汴京金主出降
則使之為西京留守不然殺之 三月大軍比
歸留兵圍慶陽主遣總統紇石烈牙吾吞合留
臨淄郡主張貴拒出公武仙都尉高英樊澤揚
兀連等將兵數萬救慶陽大軍失利
庚寅正大六年時宋紹定三年也七月關陝以南行元帥

府事完顏仲德統兵三萬人至仲德名胡斜虎
其先合懶路人也去春大軍叩關仲德與前帥
奧屯兀里不方酌酒更代而哨騎卒至遂越關
而東殺守者數百金軍尋復奪之至春移知鞏
昌兼行元帥府事招集軍士至數萬至是提孤
軍轉戰而前來援京帥 山東行省完王用安
蔡息陳穎路都統烏古論鎬皆以援兵至

大軍攻
衛州

月大軍攻衛州遣平章完顏合達領高樊
諸將救衛州連戰十數日大軍失利 是年八
月太白經天 十一月大白晝見

辛卯正大七年時宋紹定四年也正月大軍在慶陽衛州

大軍失利既皆失利不勝其忿親領精銳四十餘萬

直攻潼關數旬克選四萬人刊石伐木鑿商於

之山幹腹入藍關之內為合達所敗喪萬餘人

及馬數萬疋大軍渡河不能入關不可遂自山

東通好南宋欲假淮東以趨河南南宋依違不

夏人報大軍乃用力於西夏數年滅之夏人有敵

策者令其自蜀道由金洋出襄漢以入唐鄧時

朱鄭損為四川制置無以過之自利順流奔至

果閬間遁大行遺詔其兵遽回自後遂以通好

為名胡宋蜀道制置桂如淵中其計延而納之

是冬舉國大兵井至前鋒破西和犯興元道金

洋趨房襄而一頃軍馬疾趨潼關國中遂遣乙

辣副樞抽防河之兵禦之於均州連戰數月國

兵屢捷大軍不能前主遣人約南宋夾攻陳垓

為襄帥不敢應會天大雨雪三日三夜國兵僵

仆大軍盜張又報潼關有大軍突入方此皇惑

而徐州防河兵少大軍有徑渡者國兵洵懼遂

不能軍敗績樞密使移刺蕭九出降諸將如合

達高英楊兀連樊澤皆戰死獨武仙逃奔留山

別軍自山東至下邳入歸德大軍自衛州過河
潼關會于陽霍潼關皆失守

壬辰天興元年是春改元開吳夏改元大吳時宋紹定五年也時大軍盡至合圍

大軍合圍汴京國兵百計守城至四月八日以天時

向熱將還師於是又講和好取大子金紫為質

而東海郡侯之女小四公主元為皇后者索其

一位骨肉以比所予金帛無教國中雖暫退敵

師然兵疲力盡河南蕩析宋師撤其兩紅中擾

是年改元開吳天改天吳其東矣春二月大白經天春天使

復至命主黜尊號拜詔稱臣去冠冕髡剔髮為

西京留守交割京城主難之防城提轄張玉餌

天使至今拜詔稱臣飛虎軍三百人為變大軍傳令添兵圍

城河南洛陳許嵩隱商號皆陷驅其壯士攻汴

主親率護衛軍五千人突圍而出與大軍戰主

獲勝左丞相完顏白撒奏請過河取衛州截其

歸路主允之比至衛州大軍雲集主急回被其

突圍出戰追及元帥賀都喜死之

一云主自度汴圍必不能脫遂議移入嵩山

御寨以苟歲月而與武仙別謀所向嵩山

深廣內有二大寨一曰御寨其他屯結之處

甚多內可容數十萬人而外境絕險敵不能入主乃詔親征聲言追襲收復河南諸郡先鋒方渡衛水大軍壅至不及斷搗主既不克西去又不可復入汴京僅以二千餘騎走歸德決水以自固

先是主既出屬崔立以留守事衛州既敗諸軍從者二千人汴京聞主敗績崔立盡殺朝官之在京者丞相以下皆被害以太后皇后皇妃公主皇兄荆王降軍前悉取宮中金帛珠玉玩好之物以敵自稱鄭王兼丞相軍前因而授之加

河南行省權皇帝主在歸德左丞相白撒死獄中白撒內族人奉御出身首勸比征者衛州之敗亦白撒倡之至歸德被劾數日不食而死

癸巳天興二年

時宋紹定六年也

正月以蒲察官奴參

知政事紇石烈小鍾兒為總管兼知歸德府官奴本姓移刺為忠孝軍都統升摠帥既參政與小鍾兒擅用符璽妄行誅戮屢說國主出降主手刃官奴小鍾兒走為衆軍射死三月白都慰反主登門諭其軍曰爾等既自拔歸國名曰忠孝豈可殺我衆感其言殺白都尉

自毫趨蔡 六月歸德糧絕上遂自豪趨蔡時山東行省充王用安請幸山東蠟書言遷蔡不可主業已幸蔡不從 六月戊戌遷蔡蔡之父老千餘羅拜於道伏地呼萬歲見主儀衛蕭條無不涕泣主亦歔歔者久之金主自發歸德連日暴雨平地水數尺軍士漂沒甚衆及蔡始晴復數月大旱識者以為不祥 壬寅山東行省充王用安知國主欲遷蔡遣人以蠟書言其六不可大率以謂歸德環城皆水卒難攻擊蔡無此險一也歸德雖之糧儲而魚芡可以取足蔡若受圍

廩食有限二也敵人所以去歸德者非畏我也縱之出而躡其後舍其難而就其易者攻焉三也蔡去宋境不百里萬一資敵兵糧禍不可解四也歸德不保水道東行猶可以去蔡蔡若不守去將安之五也時方暑雨千里泥淖聖躰豐澤不便鞍馬倉卒遇敵非臣子所救六也雖然陛下欲去歸德莫若權幸山東山東富庶甲天下臣畧有其地東連沂海西接徐邳南扼盱楚北控沿齊若奎輿少停臣仰賴威靈河朔之地可傳檄而定惟陛下審察王以其言示宰臣宰

臣奏用安反復本無匡輔志此必參議張介等
議之然其業已遷蔡無可議者遂寢御史蒲

鮮世達四面元帥把撒合及其家自沃來歸

曲赦七月癸卯朔曲赦蔡州境內制曰天方悔禍

少寬北顧之憂人亦告勞爰啓南巡之議惟令

蔡郡實古豫州干戈以來市井如故介孤墉而

抗敵出於衆力之輸勤及聞臨幸之初逾謹奉

迎之禮人以至於垂泣朕亦爲之動懷宜沾恩

私曲加慰浼自天興二年七月一日昧爽以前

據蔡州管內友郡屬縣雜犯死罪以下並行釋

免官吏軍民各覃恩兩重歸德以南經過去處

曾應辦者迂一官百姓逃亡戶絕者拋下地土

聽人恣耕並免差稅自來拖欠官房地基軍需

等錢俱免追徵連年兵饑多有暴露骸骨仰所

在官司如法埋瘞嗚呼奉畜爾衆敢辭毫邑之

迂時邁其邦向獲周家之助咨爾有衆體予至

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九月九日庚戌國主拜

天子節度使之廳詔軍民提控以上陪從禮成

面諭面諭旨曰國家開創以來務廣恩德涵養

汝輩百有餘年汝等或榮紹世封或秀拔民伍

被堅執銳積有歲時于此艱危與朕同患可爲忠矣今聞敵人將至汝等扼腕吐憤立功報主之秋縱死王事不失爲忠孝之鬼比之奴顏婢膝其從叛逆者不猶愈乎况汝等立功常恐不爲朝廷所知今日臨敵朕所親見汝等其勉之既而各賜卮酒未竟有覘騎馳奏城東有大軍數百突至門外甲兵踴躍咸請一戰至有不被甲胄而出者大軍奔潰生擒一人獲馬數疋而還初十日大軍數百騎復駐城東遣通事人大呼曰城中早降當免殺戮不然無噍類矣國

主登城遣忠孝軍元帥蔡八兒率挽強兵百餘潛出暗門鑿城爲穴渡汝水卒至大軍所左右交射大軍遂潰別出數十騎躡其後生擒二人以歸自是不復薄城分築上壘爲持久計言事者皆謂大軍圍築城壘乘其工役未竟人馬遠疲四面合攻可以破敵若假之日月濠浚壘高則無及矣朝議以軍士初集心有未安恐其出而不返竟不出戰議者知其必亡

宋遣使約來攻

國主分軍防守四面并子城是年宋遣

使鄒伸之至草地約夾攻云本朝與者國素無
讎隙前此寧宗常遣使臣苟夢玉通和自後山
東為李全所據河南及被殘金阻隔貴國今上
順天心下順人心遣王宣撫來通前好所以伸
之等前來大朝許之 國主聞宋使從唐州回
驚悸無人色 十月大軍壕壘成耀兵于城下
旗幟蔽天城中駭懼及暮焚四關夷其牆而退
飢民 初十日城中飢民萬餘訴于有司求出
有司難之民大呼于道國主聞遣近侍官分監
四門門日出千人必老稚羸疾不足資敵者聽

出之奉御內族絳山時在北門憫人之飢出過
其數命決杖四十然出者多以城中虛實告大
軍尋止之 十三日以飢民給官船十餘艘聽
民于城壕內採菱芡芰草民爭趨之數日而盡
至鏟莎草根掘絞泥并牛馬骨以療飢自是殍
者日多人至相食 十一月宋遣襄陽太尉江
海棗陽帥孟拱以兵萬人助大軍耀于城南且
宋以兵 以箭射書入城中招諭軍民右丞仲德得
助大軍 之投諸水中宋帥臣史嵩之運糧十萬給南北
軍且置榷場於城南更相貿易大軍賴之益修

攻其斲木之聲聞于城中城中大恐往往竊議
投降右丞仲德聞之日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
親諭軍民感奮始有固志 十二月初四日大
軍以攻其傅城有司盡籍民力丁助軍防守敢
匿一丁者全家處斬隣人絞罪不足則括婦人
之壯健假男子之衣冠往來搬運木石國主親
出巡撫每遇軍民必叮嚀慰諭之久乃去仍命
西上閣門使王大濟權左右司即中專造糜粥
食之國主親嚮慮有司咸薄人有被創者駐馬
近親傳藥軍民感泣人百其勇 初九日大軍

攻外城克之宿州副總帥高利奇以戰歿砲軍
元帥王銳因巡護南城率十餘人出降 十四
日權叅政姜室精銳五百嚙枚夜出西門人荷
束藁沃膏油其山將燒敵寨及砲具大軍覺先
知于隱處伏挽強弩百餘火發矢亦發國兵卻
走中創者甚衆姜室中其口墮二齒流血昏憤
翌日乃蘇 十六日大軍併力攻西城以火砲
焚城樓因奪取攔馬墻大軍数千坎墉先登官
軍尋復得之手刃相持內外殺傷甚衆初大軍
併攻西南角弗能克轉攻西北角又弗克軍士

有出降者告以西門之比鳳子樓弊且微有稜
角可攻克焉十八日大軍復大至克其西城
城中前期藥柵浚壕為備大軍雖克之不能入
但於城上立柵自蔽南北相拒十九日國主
出御用器
四賞軍士悉出御用器皿賞軍士復括民衣襖以賜
將士謂以軟纏二十一日國主微服領馬軍
百步軍千夜出東城將遁及柵不戰而還
甲午天興三年宋理宗端平改元也正月庚子朔大軍以
正旦會飲歌吹之聲四望相接城中飢窘嘆息
而已初九日大軍鑿西城為門五整軍以入

金兵鏖戰及募乃還聲音來日復集初十日

摘三面精銳軍備面城未明大軍果復來方大

戰南面宋兵萬餘已薄城矣國主知城必破乃

詔大臣
遜位詔大臣遜位於東面摠帥丞麟西向固護

金主自持符璽授之丞麟伏地拜泣不敢受國

主曰朕所以付卿者豈得已哉以朕肌肥不便

鞍馬城陷之後馳突必難顧卿平昔以趨疾聞

且有將略可稱萬一得免使祚胤不絕此朕之

志也因起授符璽丞麟惶恐跪受主乃退宣徽

使温敦僉東上閣門使事僕散斜不失引後主

陞正座後主猶被甲胄立受百官拜

唯忠孝軍元帥八男獨不拜曰事

至此有戰死而已安更事一君乎竟以戰歿

禮成咸出迎大軍則南城之

陣已有宋師旗幟後主分命諸將帥禦大軍俄

而四面鼓譟夾攻聲震天地守者開門縱大軍

進金兵巷戰久不能禦退保子城金主既傳位

國主自縊死

後即閉閣自縊後主知主崩率百官詣

前拜泣因謂衆曰先帝在位十年勤儉寬仁而

復舊業有忠不就可哀而已吾欲謚之曰哀何

如倉卒無知禮成者咸贊成之

宿州有僭位者謚曰莊故官橋于宋者私

謚曰閔或為哀不足以盡謚天下士大夫皆以義宗謚蓋取左氏君死社稷國義之義哉

醇酒未終大軍

已至城下金兵力禦大軍少卻尋四面併至城

後主為亂軍害

遂陷後主為亂軍所害

義宗自傳位搃帥丞麟之後即閉閣自縊少

頃權點檢完顏斜烈覺之矯制召丞御石盞

氏近侍局大使焦春和內侍局殿頭宋規赴

義宗前斜烈曉以名分與三人者皆從死初

斜烈將從死遺言奉御絳山使焚之義宗自

縊之所曰幽蘭軒火方熾子城陷近侍左右

皆走獨絳山留為大軍所執問之為誰絳山

曰吾奉御也大軍曰衆皆走而若獨後何也

絳山曰吾君已崩吾欲收其骨瘞之大軍笑
曰若狂者即汝之命不能保能瘞而君骨耶
曰汝事汝君吾事吾君有天下十餘年功業
弗終身死忍使暴露遺骸與士卒等同共耶
吾逆知以情告汝汝必不違吾故留然既瘞
骨後汝雖寸斬吾吾不復告汝矣大軍以其
言白侂盍曰此奇男子也因許之絳山乃入
掇其餘燼裹以弊衾瘞于汝水之傍絳山再
拜號哭將赴水軍士救之得免 初義帝之
被圍也知其不免然發憤經晝殊有鬪志後

城陷始以憂沮問出嘗謂近侍臣曰我為金

紫十年

皇子授為金
紫光祿大夫

太子十年皇帝十年日知

無大過惡死無憾矣但以祖宗傳祚百年至
我而絕與自古荒淫暴虐之君等為亡國此
其所以為恨也又去自古無不亡之國亡國
之君往往為人囚執或獻俘宗廟或起辱階
庭或餓死空閨或移置邊地朕皆不為也汝
等觀之朕意決矣死社稷之心平昔素定云
是日日大赤無光京索間雨血十餘里

義宗少歷艱難生長兵革間遭家不造適丁斯

時自愛王階曩太和昏荒敵國外患無有寧歲
崎嶇汴京之迂已同涸轍之窘矣義宗繼之尊
師重道經筵有官勸農薄賦黜陟有條寸兵尺
鐵不挑曩於四方因陋就簡不增廣於宮闕一
意儉約勤心撫摩河南士庶稍稍歸之謂之守
文之令主不可然區區以十數州之地不能抗
方張之師而道喪時窮則亦有付之未知之何
而已 大祖以甲午歲叛遼義宗以甲午歲亡
國始於甲午終於甲午是有天焉豈伊人力哉
大金國志卷二十六

大金國志卷二十七

開國功臣傳

粘罕

粘罕小名烏家奴一名粘漢言其貌類漢兒後
改名宗維武元皇帝從兄之子其祖曰劾閭乃
武元伯父也父卽阿盧里移賚字極烈後雖貴
襲其官加於見授官銜雍上姿貌雄傑能被甲
周貫馬腹驍捷如風輪劔入敵人莫敢當幼時
嬉戲爲部伍擊刺之法有居後者擊之以鞭性
特嚴酷残忍沉鷲多謀遇戰時號令其下騎者

騎步者步回顧者斬所以每戰必勝也武元初起時纔有千騎破遼寧江州後遼人益兵至二十萬女貞以衆寡不敵謀降獨粘罕兀室妻宿曰我殺遼人已多降必見勦不若以死拒之粘罕奮鐵搥而前諸酋隨之遼人大敗自是乘勝入黃龍府五十余州浸逼中京古白雲城也其後遼柞竟亡多其力也武元與南宋通和已議還燕京六州地粘罕不從指地圖曰欲作夏國往來次舍勿復言其後粘罕欲止割涿易兩州武元不許是年以罕爲左都統太宗初改都統府爲

元帥府仍用罕爲左副元師幹闥不之南下也取和而還及再征宋京諸將猶以爲難獨罕銳意請行其後破京師遷徙二帝而去罕功居最初中金師渡河至城下見上守禦以爲難破先欲講和數日罕曰城不難破城上人多多則易亂及破城日遣八壯士先登城上果亂散走靖康初元七月彗星見其芒亘數尺自北拂帝產并掃文昌或謂罕乃妖星之精時國事大小罕皆總之雖卿相拜其前而罕不爲禮太宗朝罕之專權主不能今至於命相亦取決焉後握兵

不數年淫刑毒政皆高慶裔教成之兵耀旣離
掌握慶裔不免於誅而罕亦慣恚以死後謚曰
忠獻詔立廟大興府祀以天子禮樂

骨捨

骨捨武元從叔祖頗刺淑之孫於武元爲從堂
弟也胡日多鬻雄傑有謀畧少時射命中能越
長壟初起兵時骨捨以爲必勝其後寧江漱海
之捷秘計居多骨捨與粘罕至相驩而骨捨才
尤高武元在位二人用事未嘗中覆每有所爲
皆許自專撫其背曰兒輩作事必不錯也以至

命相命官亦專決國中事非此二人不行骨捨
剛毅忍殺粘罕凡事骨捨而甚重之與幹离不
不相下天會初封鎬國王

幹离不

幹离不一名宗傑乃武元第四子江南誤呼作
二太子爲人眇小性慈仁喜談佛道武元常奇
其爲人累更戰陣在軍中號爲吾薩太子天會
三人幹离不率衆南征破擅薊等州至玉田縣
時宋郭藥師兵戈甲鮮明夜分渡河國兵亦懼
幹离不乃東回望日而拜號令諸部而進未幾

藥師降遂圍京師後講和需金五百萬兩銀
五千萬兩絹絲各一百萬匹及割中山太原河
間三鎮而退師天會三年誅常勝軍三千人
常勝軍乃遼人叛歸宋至是又叛歸金幹离不
乃遣各人遂歸本土居住爲名問常勝軍曰天
祚待汝知何曰天祚待我甚厚趙皇如何曰趙
皇待我无厚幹离不曰天祚待汝厚汝反趙皇
待汝厚汝又反我今以金帛與汝等汝定是亦
反我無用爾等於是皆皇悚而退旣行遂遣四
千騎以搜檢器械爲名於松亭關皆殺之又遣

人於令徽家搜檢器甲又賜郭藥師姓完顏拘
之泊淀中或云太子本仁慈此受粘罕教使也

天會四年九月後南征再圍京城幹离不先
擁兵抵劉家寺粘罕繼到環城列柵分地爲攻
拔之計破城時軍中屢欲血洗數次登門望城
中有黃旗兵将在空中不可止遂止然主洗城
者粘罕與劉監軍太子不與焉盖其性善耳閏
十一月二十五日城破其後與粘罕共以太祖
之命逼張邦昌卽位是時歸至燕山乃天會五
年也山後議事太子欲以徽宗歸南粘罕未之

許因打毬中暑而死後謚曰忠武

蒲路虎

蒲路虎一名宗舊太宗次子也爲人有勇力虬髯善射性愛民所居宮必復租薄征得蕃漢間心但時有酒過後封充王除南京留守治渤海城勅令止飲行未抵治所有一僧以椽拈瘦孟遮道而獻椽拈木名有文縷可愛多用爲椽曰可以酌酒路虎曰皇帝臨遣時宣戒我勿得飲爾何人乃欲以此器導我耶令窪教辣駭云獻殺也卽引去行刑者哀其無辜擊其腦不力欲

入宵遁而以死告未畢復呼使前僧被血淋漓路虎曰所以獻我者意安在對曰大王仁慈正直百姓喜幸故敢奉此爲壽無他志也路虎意解欲釋之詢其鄉以救海到路虎笑曰汝聞我來用此相鵲突耳豈可赦卒殺之又於道遇僧尼五輩共輦而載召而責之曰汝曹群遊以胃法乃敢顯行吾前邪皆射殺之熙宗朝爲大傳領尚書省事卽君吳矢謀反路虎連坐被誅

兀木

兀木一名宗弼封梁國王武元第六子江南誤

呼作四太子也與其弟耶王阿骨保同母兀木生時穹廬中鬱鬱有氣甚異之爲人豪蕩膽勇過人猿臂書射遇戰酣出入陣中部衆憚之天會五年兀木與兄窩里盟衆南征粘罕欲先圍汴京兀木遣人告粘罕謂獨力難攻旣而粘罕知未可圖果如兀木所言遂已七年爲右監軍請於粘罕乞提兵浸江南從之乃提兵自登州入海道破南宋三十餘州直至兩浙江東湖南州郡皆陷宋帝航海兀木回至鎮江宋將韓世忠提海舟駐揚子江以邀之兀木不得渡

刑白馬殺婦人自刃其額以祭天後得破海舟之策大戰勝之以輕騎絕江而回江北屯於六合時左監軍請其無功欲再侵江南兀木辭之熙宗天眷年間廢劉豫以河南地歸于宋兀木時爲尚書左丞相兼侍中都元師銳意敗盟舉兵南征後敗於順昌敗於郾城敗於柘臯乃始講和而南北無事矣兀木臨終以堅守和好之說後賜謚曰忠烈

銀木

銀木一名銀朱武元第三從弟也在部落中以

勇悍知名刺虎搏能輦伍無敵武元起兵時會
集諸部共舉驍勇者克千人長衆推銀木割移
烈等首攻寧江軍破渤海子弟軍陷其州自後
連年軍旒每戰必從天祚長春之後兵勢甚盛
衆皆懷懼又盛寒雪深尺餘銀木先鋒接戰少
頃軍馬左旋三轉已橫屍滿野歷武元由屢戰
有功至世宗天會六年銀木爲萬戶粘罕諸道
進師令銀木等攻漢上遂將其衆號二十萬攻
鄧州時江南財賦皆聚於鄧宋京西帥劉汲營
繕儲時甚備至是攻陷其城汲死焉鄧州旣破

遂併取汝金房州之民以歸後爲咸寧都統封
澤國王

兀室

兀室一名悟室一名希尹武元帝疎族於屬爲
子也武元起兵時兀室同爲謀主爲人深密多
智目睛黃而夜有光顧視如虎滅遼國爲先鋒
徑進入新川州節度使王從輔詣降又從破東
京上京屢戰有功武元割燕六州與南宋時索
百萬租賦方交割城子宋使趙良嗣請以十萬
之數兀室笑而不答復云二十萬兀室曰此一

小縣之數也皇帝已與兩府議不須論租賦止於歲幣外增一百萬緡倘有難色不如且畫契丹故疆良嗣力爭不勝自此國中有背盟意天會二年遼主天祚率諸軍出夾山南下武州遇兀室軍戰于奄遏下水兀室率山西漢兒鄉兵爲前驅以國兵千餘騎伏山間遼兵驚潰天祚奔山金司與小胡魯謀南歸精兵五千人兀室遣婁室勃堇領五百騎擊之殲焉遂擒天祚其後余覩謀反兀室自雲中聞其事見二人交馬議事余覩事覺伏誅兀室嘗副粘罕用事雖

爲諸將所忌而嘗以智得免故粘罕以下皆不能及吳矢之反諸王連坐兀室時爲右丞相建謀伏兵宮內因其朝會悉擒殺之撻懶亦誅死兀室遂遷左丞相蕭慶右丞遷左丞然熙宗畏其智數深切忌之初客星守魯兀室占之大史曰不在我分野外方小灾無傷未幾七月宋克魯虞滕諸王同日誅死至九月客星守陳大史以告宇文宇文語之兀室不以爲怪是月果同蕭慶誅其應天道如此詔畧曰希尹心在無君言不迫道逮燕居而竊議謂神器以何歸 誅

慶曰迷國罔峻欺天相濟既致於理咸伏厥辜
賴天之靈誅于兩觀 兀室第三子撻撻勁勇
有智力兼百人兀室嘗與之謀國蒲路虎之死
撻撻承詔召入後執其手而殺之爲明威將軍
會元夕挾奴僕十輩入寡婦家丞焉兀室在闕
下其長子以告命械擊于家撻撻懼法而驚遂
矢心歸室不能坐呼曰我將死人問之曰適蒲
路虎來後旬日死兀室哭之慟曰折我左手是
年兀室亦被誅

婁室

婁室一名婁宿女貞人不知族屬之遠近武元
初興選族帳之壯武者婁室與焉室爲人倜儻
有大志嘗曰吾部落數千強盛如此因時建義
功必有成及大兵攻取遼東路顯州怨軍亦叛
蕭幹奔鑿巫閭山室以勁騎追之大獲而還武
元攻燕室爲前鋒遼左企弓等方修守具室等
已登城 天會五年室除萬戶粘罕遣室征陝
西至河中宋師扼蒲津西岸不能渡遂潛由上
流韓城縣一夕履水而過直攻長安進攻奉鳳
爲宋將張嚴所敗旣而室至鳳翔畧伏兵五里

坡擊殺嚴時宋師至富平室擁兵驟至負柴囊
土籍淖平行進薄其營與劉錡戰勝負未分而
我師鐵騎出直擊環慶軍宋師遂敗時室爲陝
西諸路選鋒都統天會十年薨太宗朝封卻王

撻懶

撻懶一名撻辣一名昌武元從弟也爲人驍勇
無賴少時暴橫部落苦之從破燕山武元愛其
雋爽太子兩圍宋京懶皆以兵從天會五年遷
左監軍馬擴屯軍北京懶攻敗之七年兀朮侵
江南懶屯濱州以守山東八年自濰州引衆侵

淮東援兀朮宋將張俊以懶善兵其鋒不可當
徒手搏虎井亡無益懶急攻楚州陷之又引衆
攻秦州水寨張敵萬爲敵萬所敗其壻萬不刺
被擒九年居祈州請於粘罕乞割齊國滄州益
塲不從十二年齊國乞兵懶權右副元師提兵
以應之天眷二年爲都元師割河南歸于宋懶
主議欲以廢齊也齊旣廢謀再征宋旣而郎君
吳矢謀反事連懶伏誅其子大拽馬亦被囚因
赦得出廢子烏拽馬名勗字勉道後爲平章

撒离曷

撒离曷女貞人不知其族屬遠近女貞起兵時以宗族近親爲將相离曷晚後特以驍勇見知於粘罕再圍宋京時离曷爲萬戶婁室征陝西离曷副之屢戰有功天會八年攻邠州宋將曲端拒之至白店原據高原而陣望黑峯之敗懼而泣十年與齊國合兵屯千鳳翔十一年提兵直趨金商入洵陽畧宋將邵龍敗走遂入金州進趨饒風嶺扼宋吳玠不能前乃斬其千戶李董數人募死士由饒風之左道援崖而上并遂攻祖溪關遂陷興元糧盡而返十二年復領兵

宋仙人關爲吳玠所

太宗朝封晉王天會五年韓离不死代爲右副元師是冬自燕山率衆由滄州渡河以攻山東次年冬以衆渡河攻下開德府遂攻濮州會宋信王榛遣馬廣會兵而來里盟報粘罕共爲之備宋師至北京之清平里盟撻懶復攻敗之天會十二年齊國乞侵江南諸將皆沮其請惟里盟請行於是代粘

罕自淮陽分道南侵舟師由

雨雪乏糧且戰不利聞皇帝疾遂回師熙宗卽

位封冀國王正除左副元帥窩里盟自燕山入見卒於途其後世宗立以宗輔名非帝王之號改其名曰宗堯追尊皇帝廟號懿宗

烏陵思謀

烏陵思謀本北遼合蘇款女貞乃居遼地俗呼熟女貞如陝西熟番之類也女貞姓烏陵最微賤小名撒盧母本無名字後以門下被虜人洛陽進士吳鼎蘇問立名曰思謀字曰仲遠初起兵時思謀方負柴粘罕虜之遂以其弟石窟馬之乳母妻之命爲都提點都提點乃北人貴家

奴僕之稱也至是罕死思謀赴喪石窟馬以乳母之故請于皇帝後以累克奉使有勞令樞密院白身差權大原府尹故得是任思謀奸狡多慮善於周身女貞之中素稱辯慧小術淺筭多有可取後以改定官制於初元換授寧遠大將軍必南軍節度使知懷州其後元帥兀朮主兵凡軍國大事皆問之思謀又此人常克奉使也

韓常

韓常字元吉燕山人也父慶和在遼爲統軍大祖入燕常隨父降俱授千戶慶和入侵江南累

戰有功後授副統也貞定正授雄州觀察使常
善射以挽強見稱射必入鐵兀木渡江常爲先
鋒至湖南與向子諲戰子諲不能敵攻圍八日
城破兀木自江黃間南渡令常敬超衢信以爲
援兵兀木攻明州常以兵從與張俊戰于高橋
俊遁兀木自江南歸論功仍陞爲萬戶都統屯
河中府未幾隨兀木之陝西攻仙人關爲宋吳
玠所敗常被南軍射損左自衆不能支遂回軍
然亦以此受知於兀木兀木首尾陝西凡數年
常必隨從其後順昌之戰常在白洲龍渦下寨
拒城三十里宋劉錡千餘騎擊之衆頗死傷兀
木旣敗以常守潁昌府方兀木未南征之先
常爲潯州守一日與其判官官酋論南北兵戰
之事酋曰此非南之所能敵蓋諛之也常曰不
然今昔事異昔我強彼弱今我弱彼強所幸者
南人未知北間事耳至順昌之敗其言果驗

文學翰苑上

宇文虛中

字叔通成都人

宋黃門侍郎以奉使見留仕為翰林學士承旨皇統初時南人多在上京謀奉虛中為帥奪兵仗南奔事覺詔繫獄先是虛中在朝語言訥諛諸貴族大臣久不平之乃鍛鍊所藏圖書為反具虛中嘆曰死自吾分至於圖籍南來士大夫家例有之喻如高待制士談圖書亦多豈亦反邪有司承風旨并寘

士談極刑人至今寃之

蔡松年

蔡松年字伯堅父靖宋季守燕山仕國朝爲翰林學士松年行臺尚書省令史出身官至尚書右丞相鎮陽別業有蕭閑堂自號蕭閑老人薨謚文簡

蔡珪

蔡珪字正甫松年子也十歲賦菊詩語意驚人天德二年進士擢第歷澄州判官三河簿正隆三年銅禁行官得三代以來鼎鍾彝器無慮千

數禮部官以珪博物且識古文奇字辟爲編類官丁父憂起復翰林修撰同知制誥改戶部員外郎大常丞朝廷稽古禮文之事取其議論爲多大定十四年由禮部郎中出守維州道卒有續歐陽文忠公集錄金石遺文燕王墓辨等書傳于世

高士談

高士談字子文宋高瓊之後宣和末任忻州戶曹仕國朝爲翰林直學士皇統初預宇文之禍有蒙城集行于世子公振亦有詩名

馬定國

馬定國字子卿荏平人少日志趣不凡宣政末題詩酒家壁有蘇黃不作文章伯童蔡翻爲社稷臣之句用是得罪名亦顯天眷年間遊歷下亭以詩撼劉豫豫與語大悅授監察御史仕至翰林學士石鼓自唐以來無定論定國以字畫考之云是宇文周時所造作辨萬餘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號齋堂先生

施宜生

施宜生字明望福建建州之建陽人宣和末爲

潁州教官後仕齊又仕國朝官至翰林學士正隆中當奉使于宋自號三仕老人

郝侯

郝侯字子玉大原人正隆二年進士仕至河東北路轉運使有詩云功名角上無多地風月壺中自一天子居簡亦有詩名居中樞密院令史出身正大未除鳳翔府治中南山安撫使詩亦其工號虛舟居士

李晏

李晏字致美高平人父彥實工詩有云少年日

日醉花邊短白長紅一一憐自笑老來心尚在
惡風常廢五更眠又賦梅云冰骨有香魂乍返
玉顏無暈酒全消皇統二年晏進士釋褐積迂
至翰林學士高文大冊號稱獨步拜御史中丞
初遼人掠中原及得奚渤海諸國生口分賜貴
近或有功者大至一二州少亦數百皆爲奴婢
輸租于官且納課給其主謂之二稅戶大定初
一切免爲民間山寺僧賜戶三百與僧共居供
役而不輸租故不在免例訢者積年臺寺不爲
理又訢於晏晏上章畧云天子作民父母胥吏

弄法舞文沙門旣謂出家可與男女雜居乎書
奏宰相持不可世宗詔晏與相詰難晏伏前曰
前日車駕幸遼東問山寺僧曾供從官一宿之
之具寺僧物陛下物也陛下無以此直寺僧而
使三百家受屈世宗笑曰李晏劫持我邪卽日
免之明昌初爲禮部尚書分諸道府試復經義
設童科皆自晏發之出爲沁南軍節度使力辭
改昭毅軍節度使子仲畧仕至山東路按察使

王寂

王寂字元老薊州玉田人天德三年進士興陵

朝以文章政事顯終于中都路轉運使卒謚文
肅有拙軒集北迂錄傳於世

劉昂

昂字之昂興州人大定十九年進士是時昂有
声場屋其律賦皆自成一家輕便巧麗差有捷
法早年得仕省掾考滿授平涼路轉運副使昂
作詩得晚唐躰尤工絕句往往膾炙人口張秦
娥者頗能小詩其賦遠山云秋水一抹碧殘霞
幾縷紅水窮霞盡處隱隱兩三峯其後流落昂
贈詩云遠山句好盡難成柳眼才多總是情今

日衰顏人不識倚爐空聽煮茶声又云二頃山
田半欲無子孫零落一身孤寒窓昨夜蕭蕭雨
紅日花梢入夢無秦娥爲之泣下章宗朝自國
子司業迂左司郎中以言降上京留守判官道卒

楊雲翼

雲翼字之美樂平人明昌五年經義進士第一
人詞賦亦中乙科宣宗頻歲南伐事勢有決不
可者論議之際時相多以避嫌不敢言雲翼獨
極諫以爲兩淮生靈皆陛下赤子不能外禦其
而取償于宋以天下爲度者不如是也是後再

出兵時全軍幾為宋所覆宣宗悔悟貢王兵者
曰我當何面目見楊雲翼耶興定未拜吏部尚
書中外望其入相竟以足疾不果正大五年終
于翰林學士謚文獻

史肅

肅字舜元京兆人僑居北京之和衆業科奉為
名進士歷赤縣及幕官入為監察御史遷治書
出刺通州大中黨獄起為所絀謫靜難軍節度
副使大安初召為中都路轉運副使超戶部正
郎復坐鑄降同知汾州交官肅尚理性之學屏

山學佛自肅發之高才博學作詩精緻有理尤
善用事古賦亦奇峭有詩集號澹軒遺藁云

蕭貢

貢字員卿咸陽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自涇州
觀察判官召補省掾不四五月拜監察御史累
遷右司郎中預修泰和律令所上條畫皆委曲
當上心與陵嘉歎曰漢有蕭指國我有蕭貢刑
獄吾不憂矣又奏死囚獄雖已具仍責家人伏
辨以申寃抑詔從之遷刑部侍郎入謝曰臣願
因是官廣陛下好生之德主大悅凡貢所平反

多從之歷大興尹德州防禦使知大名府陝西
轉運使河東北路按察轉運使靜難軍節度使
南京都轉運使御史中丞以戶部尚書致仕卒
謚文簡有注史記百卷公論等文傳于世

李適

適字平甫藥城人明昌二年進士泰和中爲大
興幕官時虎賦知府事賣權恃勢奴視同列適
每以公事相可否不少假借又摘其陰事數十
條欲發之虎謀篡者也聲勢焰焰人莫敢仰視
乃爲一書生所抗積不平先以非罪誣染之幾

至不測雖有以自解竟坐是仕宦不進以東平
治中致仕閏居陽翟十餘年號寄菴先生臨終
戒家人吾明日歸而輩慎勿遽哭果如期而逝
家人哭不禁良久開目戒汝勿哭令我心識散
亂言畢目復瞑其明了如此適工畫山水龍虎
亦入妙品皆得先輩不傳之妙平生詩文甚多
如云舊管新收絃鏡在昨非今是酒盃乾贈筆
工云工不能書何以筆士須知筆乃能書皆佳
句也

馮延登

延登字子駿吉州人承安二年進士爲寧邊令
適趙秉文守此州與之考論文義相得甚歡故
延登詩文皆有律度正大宋奉命北使見留使
招鳳翔不從欲殺者久之割其鬚髯羈晉豐州
二年乃得還天興初元授禮部侍郎京城陷自
投井中詩文寂工隆安道中元日題云山岡重
複三竿日溪路縈迴一帶天老境飄零情更惡
又從馬上得新年

梁持勝

持勝字經甫絳州人大定初進士質直尚義有

古人風仕至保大軍節度使有諫世宗田獵表
傳于世泰和六年持勝復試進士制策優等宏
辭亦中選貞佑初由天學博士爲咸平治中宗
室承裕辟爲僚佐承裕死太平謀不軌以兵脅
持勝作文移持勝不從大罵即日遇害時年三
十六贈韓州刺史初赴官有詩云山雲欲雨花
先慘客路無人鳥亦悲人以爲憾云

馮壁

壁字叔猷承安二年進士歷州縣召入翰林再
爲曹卽宣宗朝屢以佞指鞠大獄其時權貴如

歸德知府宿州總帥聲勢焰焰朝廷知其跋扈而不能摧伏者壁以法臨之毛髮不貸也幼有重名不畏強禦與定未以同知集慶節度使事致仕居崧山龍潭者十餘年故浪山水間人望以爲神仙題明皇擊梧桐圖云三郎耳譜趁花奴風調才情信有餘天寶錯索非一拍霓裳中節亦區區詩文行於世者最多北渡還鄉里七十九終

韓玉

玉字溫甫其先相人其後北遷爲漁陽人明昌

五年經義詞賦兩科進士入翰林爲應奉一日應制百篇六不加點又作元勳傳稱百章宗漢曰勳臣何幸得此人作傳耶泰和中建言開通州潞水漕渠船運至都陞兩階授同知陝西東路轉運使事大安三年都城受圍夏人連階邠涇陝西帥司檄玉爲都統府募軍旬日得萬人籍秦州場買馬官香及鳳翔昂買馬七百寶雞埋沒官鐵他州即弓弩數千以給軍出屯華亭與夏人戰敗之獲牛馬千餘時夏兵五萬圍平涼又戰于北原夏人疑大軍至是夜解去當路

者忌其功驛奏玉與夏人有謀朝廷疑之使使
者授玉河平軍節度使且覘其軍先是華州李
公直以都城援絕謀舉兵入援而玉恃其軍爲
可用亦欲爲勤王之舉乃傳致州郡云始自賊
臣貪容奸賂繼緣二帥貪錮威權旣止夏臺之
師旋致會河之敗又云人誰無死有臣子之當
然事至于今忍君親而弗顧勿謂百年身後虛
名一聽史臣只如今日其後亦北統軍以謀誅公直
并及於玉玉赴官道出華州被囚死於郿學

大金國志卷二十八

